

JOSÉ FOHEGARAY 原著
王 鶴 儀 譯

造謠的社會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購

JOSE ECHEGARAY 原著

王 鶴 儀 譯

造 謠 的 社 會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贛初版

(83022贛手)

造謠的社會

(The World and His Wife)

贛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

2.50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José Echegaray

譯述者 王 鶴 儀

重慶白象街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劇中人物

朱禮恩

蒂娥多拉，其妻

沙佛羅 朱禮恩之兄

茂雪黛絲，其妻

貝彼得，沙佛羅之子

布里安上尉，英國駐西班牙使館館員

埃納司徒

珍納羅，司閘

各幕佈景略要

第一幕——黃昏時候，在馬德里地方朱禮恩家裏的會客室。

第二幕——二星期後。在瓦那多旅館埃納司徒室中。

第三幕——同日黃昏。佈景與第一幕相同。

時期——現代

造謠的社會

第一幕

在朱禮恩家中的會客室：室中陳設寬敞華麗。牆上懸掛着深紅色絲絨帷幔。椅套和臥榻皆配合適當的色彩。明亮的天花板上繪有油繪的西洋杉圖案。在右後方，有法國式、高與屋齊的窗和一扇拱門，直通一廣闊的陽臺。在左後方亦有一扇同樣的拱門，通一走廊，由此可達朱禮恩的寢室。舞台左方有一門通房屋大門入口處。其側置有高而可以點許多蠟燭之燭臺；舞台右方之門通書室。在兩扇拱門中間之後，置一大鋼琴和一燭臺；書室門之下，有一淡紅色大理石架和火光熊熊的壁爐，以及一摩爾(Moorish)式的黃銅火鉢。石架上有古式燭臺一對。

幕啓時蒂娥多拉站在陽臺門口；隱約可聞街下傳來四絃琴奏出歌劇(Calbots)中的華爾滋舞曲。

朱禮恩(入，呼喚)蒂娥多拉！(沒有回聲)蒂娥！

蒂娥多拉 喔，親愛的，是你？

朱禮恩 天上又有陰雲了嗎？

蒂娥多拉 一點都沒有。天清得很。今天晚上天氣多好。

朱禮恩 我請了我的哥哥沙佛羅來吃晚飯——還有茂雪黛絲也一同來。

蒂娥多拉（努唇），喔，你請了他們來嗎？

朱禮恩 怎麼你有什麼事嗎？

蒂娥多拉 啊，沒有，一點都沒有。不過——我希望今天晚上我們自己能消遣一下——只有你和我——還有埃納司徒。

朱禮恩 那麼，我要向他們道歉——取消這個約會——

蒂娥多拉 不，不必，——這只是我胡思亂想吧了。——我很高興他們來——我們可以在陽臺上吃晚飯。

（按鈴，喚僕人）

朱禮恩 不太冷嗎？

蒂娥多拉 嗯，不會的，——天氣好極了。（對進來的僕人）我們打算在陽臺上吃晚飯。
僕人 是，太太——照平常的時間開飯嗎？

蒂娥多拉 不，早一點——早半小時吧——我們還要去聽戲。

僕人 是，太太。

（僕人下）

蒂娥多拉 至遲在我們喝咖啡時，月亮也應該出來啦——那時一定有一班街頭樂隊爲我們演奏——

朱禮恩 朱禮恩，我們離開馬德里後就會失掉這許多東西了。

蒂娥多拉（表示惋惜地擡起頭來）但是可不同馬德里的一樣啊！

朱禮恩 這樣說，我們大可不必捨棄牠們哩。

蒂娥多拉（驚異）怎啦，你改變了計劃嗎？

朱禮恩 不是我，是外交部的意思啊。

蒂娥多拉 真的？——究竟爲了什麼？

朱禮恩 爲了一點緣故，他們對於我的新委任忽然之間就猶豫起來。

蒂娥多拉 是政治上的關係嗎？

朱禮恩 老實說，我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沙佛羅已經去找外交部長，看看能否一

探究竟。

蒂娥多拉 但是我猜這事一定無可挽回了。

朱禮恩 我也是這樣想。事實上，我以爲不會有人同我競爭。他們派我——驅策我去的是一個開消很大的使館。對美戰爭一役已使我們大家都陷入貧窮之境——所以一定不會有人在這個位置上轉念頭。——不錯，前幾天我在皇宮裏吃飯的時候，皇上尙問起我什麼時候可以上

任。——還有皇后也不停的說起你的美德——說起你的美麗，動人和機敏。我以為大使這個位置是穩可到手的了，——但是現在竟落得這種結果！我自己原不在乎此，可是免不了要使埃納司徒失望哩。

蒂娥多拉 你曾經請求過讓他當一等祕書嗎？

朱禮恩 不單是請求過——並且已經決定了——

蒂娥多拉 他們——同意嗎？

朱禮恩 當然囉！最初不很同意——因為他年紀太輕，而且又缺乏外交訓練——但是我提醒部長，政府應對佛羅利奧的兒子盡點義務。他的父親曾經捨身為國，犧牲了他的財產。……假使他通敵，那麼他不獨能夠保存他在古巴的大量產業，還能獲利十倍哩。——現在他們應該酬答他的豐功偉業，至少應該讓埃納司徒嘗試外交的生涯。

蒂娥多拉 你以為他有做外交官的天資嗎？

朱禮恩 怎麼沒有？他豈不是有雍容華貴的態度嗎？

蒂娥多拉 何消說哩！

朱禮恩 善於口才？

蒂娥多拉 的確。

朱禮恩 說話不太多？

蒂娥多拉 但是太少一點。

朱禮恩 會跳舞？

蒂娥多拉 簡直是神化！

朱禮恩 夠了！卑斯麥當初也要望塵莫及哩。祇是埃納司徒有一樣缺點——

蒂娥多拉 財產，是嗎？

朱禮恩 然則感謝上帝，我們能夠供給他。

蒂娥多拉（遲疑） 我恐怕這會發生問題。

朱禮恩 爲什麼？

蒂娥多拉 他會拒絕——這種幫助。

朱禮恩 他說過嗎？

蒂娥多拉 喔，沒有——我們還沒有向他說起這事，——不過，——你終會知道我猜得不

錯。

朱禮恩 我不願意聽到這種——驕傲的自尊心。（按電鈴）他在家嗎？

蒂娥多拉（出示一本書） 就在你進來之前，他還送給我這本「但丁詩集」哩。

朱禮恩（對進來的僕人） 告訴埃納司徒先生，我想在這裏見見他。（僕人下）他沒有權

利阻止我稍微報答他父親的機會。當我的事業屢次遭逢危機的時候，佛羅利奧先生總是予以

幫助，使事情化危爲安。如果——沒有他我恐怕我已一無所有了。——蒂娥多拉，尤其是你。這不夠我們感激嗎？——不過，就算是我能助這孩子一臂之力，我也永不能當作是已經還清這筆債哩。

蒂娥多拉（朱禮恩，你不稍爲想一想這件事嗎？你很愛護埃納司徒。當你一知道他孤獨無依的時候，你馬上就趕到巴爾塞羅內 *Barcelona* 去，帶他到這裏，同我們在一塊，以緩和他的悲傷。你照顧他，順從他的脾氣，並且處處愛護他，——一直到他漸漸的改變那憂鬱沮喪的心情。啊——假如他是你的兄弟——

朱禮恩 我把他當作我的兒子看待。

蒂娥多拉（輕輕地） 不，不用——當作「兄弟」——就夠啦。（埃納司徒出現於門口）他來啦。

朱禮恩 喂，埃納司徒。

埃納司徒（鞠躬爲禮）朱禮恩——噢，蒂娥多拉——你收到那本書嗎？

蒂娥多拉（拿起書）謝謝你。

埃納司徒 朱禮恩，有什麼消息嗎？

朱禮恩 一點也沒有。我們正在等候沙佛羅。——譬如我們的計劃變成泡影——你介意嗎？

埃納司徒 對於你一方面，我當然要介意的，但是在我自己一方面，則一點都不在乎。

朱禮恩 爲什麼——

埃納司徒 舉一個例來說，我實在是窮得不配這個職位。

朱禮恩 你是指使館祕書說嗎？笑話！你什麼都不用擔心。你不必請人宴會或是跳舞。

埃納司徒 不錯，但是別人請我——手套和圍巾都要費幾個錢——馬車也不會憑空就在樹上的。

朱禮恩（不耐煩） 我就不願意計較這些。

埃納司徒 我卻要計較哩。朱禮恩，我要對你說的就是這事。——（蒂娥多拉好像是要向門口走去）蒂娥多拉，我也要說給你聽。——現在正是我要脫離這安穩舒適的家庭而開始爲自己奮鬥的時候了。請你們不要罵我忘恩負義。

朱禮恩 胡說！

埃納司徒（向蒂娥多拉乞援） 我不對嗎，蒂娥多拉？

蒂娥多拉 不！你非和我們在一起不可！——我們要替你娶一個——好像我們在奧斯登 Ostend 瞧見的——一樣——溫柔可愛，長身玉立的美國女子——擁有鐵路作爲嫁奩，還有煤礦做零用錢。

埃納司徒：多誘人——但是我已經決定好了！

蒂娥多拉（帶反對的態度）：當然囉——如果你覺得在這裏不快樂——

埃納司徒：正因為我在這裏太快樂了，我才覺得——不快樂。

朱禮恩：如果你能以理智來觀察事實，並且知道無論什麼我都可以幫助你的話——

埃納司徒（打斷他的話）：喔！不錯，我知道你是一個忠誠的朋友——但是親愛的朱禮

恩，我不能再贊同你那種可敬的近乎幻想的久已過去的回憶。這幾個月的友誼其實非我所能報答。沒有這種友誼，我真不知道我已成了什麼樣子。你知道我父親和我兩人極為相愛，我以為沒有一樣東西能夠代替他。但是現在我求你不要再送什麼給我了，我一定不接受它。

朱禮恩（好像很苦惱的樣子）：啊，不錯，如果我那輕微不足道的幫助侮辱了你——或最

令你煩惱——

埃納司徒：不是「侮辱」——「煩惱」倒是真的。當然！你一定曾說，那沒有什麼關係

——我不應該介意這種事情——當初我確是不介意的。可是人家看見我常常和你在一起——坐

在你預定下的歌劇包廂裏——用你的東西和馬匹——特為我在你家中讓出一邊，——你的僕人

唯我命是聽——聽我用你的銀行存款，——啊，我真不好意思告訴你，人家常問我：「你是蒂

娥多拉的兄弟嗎？」不是——「哈，那麼一定是堂兄弟了？」不是。「啊，是朱禮恩先生的姪

子吧？」仍不是。「那麼，一定是近親了？」不，——一點都沒有關係，——不過是一個朋友

一個老朋友吧。「啊——哈——好極了，你真是一個幸運兒」，——他們揚起眉來！（笑）你們不曉得這種情形過後會令人多難受？（他停了一會兒，等候響應）蒂娥，你一定了解這種情形罷？

蒂娥多拉 喔，是的，我——

朱禮恩 得啦，我不——

蒂娥多拉 不過，朱禮恩，你可沒有遇到這種——

朱禮恩 沒有，哼！每天都有。或許方法有點不同。「你收留了這個惹人憐愛的年輕傢伙」？我答是的，我們喜歡他。「我猜你就要安插他在銀行裏」？不，他不喜歡商業。「那麼政治」？我們正在試着引導他。「假如沒有這種能力呢」？他有文學天才。「啊，是藝術家？——那真糟糕——他有財產嗎？」當然，和我一樣多。

埃納司徒（打斷他的話） 但是，朱禮恩——

朱禮恩 怎麼不是？這是確確實實的。你的父親讓我同享他的一切——因此我亦以此轉贈於你。這並不是我對你的恩惠——而是我該你的。

埃納司徒 可是，朱禮恩，世界卻不諒解——這種寬宏大量的精神。

朱禮恩（搓手指） 世界！假使我公然不顧義務，世界對於我這不安寧的心又怎樣辦呢。你們瞧，無論如何我仍是自私自利的！等你到了我的年紀的時候——那充滿謊言謗語的世界

——（起步出去）蒂娥多拉會告訴我對世界的主觀——（對蒂娥多拉）如果沙佛羅來了，告訴我一聲——我是在書房裏。——（對埃納司徒）唉，這個世界！（笑）埃納司徒，你還年輕，太年輕囉！

（朱禮恩下）

埃納司徒（顧視朱禮恩的背影）他真是少有的好人，是嗎？

蒂娥多拉 我也是這樣想——就爲了這樣，我才嫁給他。

埃納司徒 就算我是他的兒子，他對我的愛護也不能過於此。

蒂娥多拉（頓足）如果你願意的話，就做我們的兄弟吧！——兄弟！

埃納司徒（笑）當然可以！只要你高興。不過兄弟和兒子二者可沒有什麼分別。

蒂娥多拉 有，有分別——這種分別還需要許多年才能消滅哩！你和我們一齊去看歌劇

嗎？

埃納司徒 有沒有座位？

蒂娥多拉 當然有，——這樣一來，到了音樂把劇情弄亂了的時候，你可以隨時指點我們

——你一定要記得！

埃納司徒（指着蒂娥多拉手上的書）好——這本書上也有這故事，——是在「地獄」一

篇中。——我常常讀它。

蒂娥多拉（閱讀書內容） 是的——就在這一百上，——有手指印——在空白的地方上——各處都有批註。——這裏你寫上——（細細辨認）「可憐的法蘭西絲加」，「可憐的巴奧羅」——還有這裏——

埃納司徒（伸手奪書） 不要這樣，蒂娥多拉，——這會傷害你的眼睛。

蒂娥多拉（緊持書，不讓奪去） 不，我要讀讀其他的——（起身向陽臺走去）

埃納司徒 改天再談吧——天快要黑了。

蒂娥多拉（靠着陽臺窗門） 這裏——從窗外射進來的光——很夠亮。（讀）「兩人皆白

壁無瑕」——那是什麼意思？

埃納司徒 我忘了——唉，全是些胡思亂想。——在我讀的時候，不過是瞎塗瞎寫吧了。

（轉過來拿書）

蒂娥多拉（拉開書） 可是幹嗎要寫「可憐的巴奧羅」——「可憐的——法蘭西絲加」呢？

你可憐他們吧？

埃納司徒 難道你不嗎？

蒂娥多拉 不，——啊——是的，——也許我可憐他們。但是至於「白壁無瑕」——則不

同意。

埃納司徒 他們——極其相愛，——據但丁說是「神聖」的。

蒂娥多拉 「神聖」！他們應該保持它——把它舉至與天齊高，——不應該把它降至與地齊平——疏忽，輕浮——誠實——忠信——感恩——傲慢——這些就不能算是「神聖」！

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不錯——但是有時命運之神常常把兩個薄弱無力的人引在一塊，對他們說：「你們兩人應結為伴侶」，——「你們兩人靈與肉合而為一體」，——但當事情實現後，——好像法蘭西絲加和巴奧羅一樣——什麼誠實，忠信，驕傲等等都成為空言。愛情不需要注意這些撈什子，也不需要諱聽它。當情苗滋長時，——這不是詩詞中靡靡之想像，而實在是人生每日的事實，——儘管是高貴而有修養，慎重如無價之寶的少女也要不管一切的跟着她的鬪牛騎士私奔；——貴為公主，也會甘於跟隨她的街頭音樂家，——尊為皇后，為了她的不值一錢的詩人而不惜拋棄皇位——

（沙佛羅入，剛能聽到他們最後所談的一段話。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沒有瞧見他。）

蒂娥多拉 那麼，他們就算是「白璧無瑕」了嗎？

埃納司徒 當然，——因為——孤立無助。

（天色漸暗，斜陽落日之光幾已不能照見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所站立的地方。）

茂雪黛絲（入） 沒有人嗎？

（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互相全神貫注於談話，沒有聽見她呼喚。）

沙佛羅 等一等——讓我按鈴點燈。

(按鈴)

茂雪黛絲(發覺屋內有人) 啊，有人——(正要向陽臺走去)

沙佛羅(止住她) 不，不要打擾他們。

茂雪黛絲(冷笑) 哼，常常——同在一塊。

沙佛羅 你還怪人們議論——喚它作違法哩。(大聲呼喊) 朱禮恩！

(埃納司徒和蒂娥多拉連忙轉過身來)

蒂娥多拉(自陽臺入) 啊，茂雪黛絲！(吻她)

埃納司徒(走前來) 沙佛羅先生，是我。

沙佛羅(含有深意) 我瞧見——真的，我以爲是朱禮恩。

茂雪黛絲(帶懷疑的態度) 你們兩人在幹嗎？——在黑暗裏？

蒂娥多拉(手上拿着書) 在看書。

茂雪黛絲 在這種光線之下看書！——我們還幾幾乎找不着門進來哩！

蒂娥多拉 喲，我忘了——(朝電鈴處走去)

沙佛羅 我已經按過鈴了。——朱禮恩一定是不在家吧？

蒂娥多拉 在——在書房裏，——他在盼望你來哩。

沙佛羅(帶有目的的態度) 唔——我有消息告訴他。

茂雪黛絲 帶埃納司徒一齊去，——那也許會使他感覺興起。

埃納司徒 如果朱禮恩認爲我可以知道的話，——他自然會告訴我——

茂雪黛絲（對埃納司徒） 朱禮恩有定好今晚的歌劇包廂嗎？

蒂娥多拉 他已關照貝彼得去照料了。

茂雪黛絲（對埃納司徒） 請你去弄弄清楚好嗎？——你知道貝彼得做事多大意。（對蒂

娥多拉） 我有話跟你說。

蒂娥多拉 說吧。

茂雪黛絲 我要單獨向你說。叫他出去！

蒂娥多拉（帶驚異的聲音） 「叫——」

茂雪黛絲 如果你不肯，我可要——

蒂娥多拉（抗辯） 親愛的，爲什麼——（轉向埃納司徒）埃納司徒，茂雪黛絲有話跟我

說。

埃納司徒（向外走） 啊，請你——

蒂娥多拉 ——要我「叫」你出去——

茂雪黛絲（忸怩不安） 不過，蒂娥——

蒂娥多拉 親愛的，老實說——這樣多坦白！

埃納司徒（到門口，止步，轉過身來） 啊，蒂娥多拉，我請了布里安上尉來吃飯。你會意嗎？

蒂娥多拉 不，我很高興他來。朱禮恩很喜歡他。我們在七點鐘吃飯。（埃納司徒下）
（對茂雪黛絲） 布里安上尉是英國公使館的武官。

茂雪黛絲 不錯，我見過他——埃納司徒——（點頭）居然請人吃飯？——（蒂娥多拉點頭表示「對」）他十足像是這間屋的主人，是嗎？

蒂娥多拉 喔，當然啦。我們設法要使他有這種感覺哩。他的父親和朱禮恩——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樣的朋友啊。——朱禮恩永不嫌麻煩的說起他。——在這個家中埃納司徒和朱禮恩是處於同等地位的。

茂雪黛絲（暴躁不耐煩） 不錯，正如他們所說。

蒂娥多拉 好！我們一切東西都隨便埃納司徒使用，我們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樁事。

茂雪黛絲 蒂娥，你真是大量而又靈巧極了。

蒂娥多拉 說得好聽，——我真想明白話中之意哩。（茂雪黛絲望望蒂娥多拉，很為難的頓了一頓）

蒂娥多拉 唉，唉——是怎麼一回事？你的樣子多嚴重。

茂雪黛絲 這事很嚴重。

蒂娥多拉 喲，你有什麼不幸吧？

茂雪黛絲 沒有，但是——親愛的，你知道我向來疼你，你不知道嗎？——並且我是你的

朋友？

蒂娥多拉 是的——但是你並不是有意把埃納司徒攆出去，就爲了要告訴我這些個！究竟

有什麼事？

茂雪黛絲 我希望沒有事，但願沒有事發生。

蒂娥多拉（不耐煩） 不要磨折我。究竟出了什麼事？——與誰有關係？

茂雪黛絲 對三個人全有關係。

蒂娥多拉 那三個？

茂雪黛絲 常見的——妻子，丈夫，還有——一個第三者。

蒂娥多拉（迷惘） 第三者——？

茂雪黛絲 第三者——（點一點頭，意指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 埃納司徒？

茂雪黛絲（放心似地鬆了一口氣） 謝謝你，你猜得真準！

蒂娥多拉（笑） 這並不難——（摹倣茂雪黛絲點頭的姿勢，突然改變聲調）你愛上了埃

納司徒？

茂雪黛絲（親密地注視她） 如果我以前不知道你爲人光明磊落的話，我準以爲你是替自己詭辯——或者比這更壞些！

蒂娥多拉（起立） 我也要以爲你是——

茂雪黛絲 蒂娥多拉——你也許不曉得他們在議論些什麼？

蒂娥多拉 他們是誰？

茂雪黛絲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在我們的世界——除此以外，在半個馬德里裏。

蒂娥多拉（緘默了一會兒） 那麼，他們說什麼？

茂雪黛絲 你和埃納司徒——你們欺騙朱禮恩！

蒂娥多拉（驚駭） 茂雪黛絲！

茂雪黛絲（從容不迫） 蒂娥，這就是他們說的。

蒂娥多拉（起身） 他們說——埃納司徒和我——！（停了一會）哼，——真是晴天一霹

靨——他們說得——多可笑——多有力多偉大的惡作劇——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茂雪黛絲 你不關心那個人嗎？

蒂娥多拉 我喜歡埃納司徒，——我相信——在所有我認識的人之中，我頂喜歡他——

茂雪黛絲 啊！

蒂娥多拉 但是我愛朱禮恩。

茂雪黛絲 其中有什麼分別嗎？

蒂娥多拉（不耐煩） 有啊！得啦，——如果你不知道其中的分別，我真要替你惋惜，——（好像是回想似的）我也娶爲你的丈夫惋惜。（用一種特異的聲調）你知道我肯把整個生命獻給朱禮恩。

茂雪黛絲 我相信你——但是在外面——（指外面的世界）他們都不相信。——他們譏笑朱禮恩。

蒂娥多拉 譏笑他！我真恨極那些人。

茂雪黛絲（做手勢） 凡是他所能及到的範圍——無論在甚麼地方——在他的俱樂部裏，——在巴拉多，——在歌劇院裏。——可是在你一方面呢，蒂娥——

蒂娥多拉 不必替我擔心！沒有關係！——隨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一個女人只要對得起上帝，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得啦。可是對於朱禮恩，——對於這富有英雄氣概，富有自尊心的人，——卻會致他於死地，——致他於死地！

茂雪黛絲 不錯，蒂娥，你既然明白結果會如何，那麼你又爲什麼要這樣——這樣——
蒂娥多拉 什麼！

茂雪黛絲 不理會——別人心裏所想的。
蒂娥多拉 不，他們不能亂想。

茂雪黛絲 你瞧，——你又來了！——你縱然沒有做這事，人家也沒有想你做，只是他們說你做過！

蒂娥多拉 但是他們沒有權利，——沒有理由——

茂雪黛絲 哼，理由多得很，——這傢伙常常同你在一起。

蒂娥多拉 朱禮恩也在一起。

茂雪黛絲 不，那可不是常見的。——就拿現在來說吧，——在我們走進來的時候，——

瞧見你們——多親熱的——在黑暗裏——「讀書」，——朱禮恩可不在——

蒂娥多拉 不過，——在這裏——在我家裏——

茂雪黛絲 僕人呢？

蒂娥多拉 僕人！

茂雪黛絲 他們也同旁人一樣有眼有耳啊。

蒂娥多拉 他們也不會比旁人瞧見得多一點，聽見得多一點。（點頭，意指外面的世界）

唉，可是茂雪黛絲，——這未免太過份了。那些僕人！我相信你們打算羞辱我。

茂雪黛絲 不是，他也不應當——如果我們對於這樁事能夠幫忙的話，——我們真的都很

同情你。蒂娥多拉，那傢伙實在配不上你，——不配替你縛（——指着蒂娥多拉的鞋）

蒂娥多拉（嚴厲地） 茂雪黛絲，我不許你這樣說。

茂雪黛絲（帶勝利的神氣）啊，你瞧！——只要我一開口罵他，你就動氣了。

蒂娥多拉 不錯，他是我們家裏的客人，——是朱禮恩最親密的朋友，——他愛他不下於愛沙佛羅。——他以最坦白無私的友誼同我們相處一起，——你卻希望我會——容忍着，——聽從——那些僕人的饒舌，——街頭的謔言。

茂雪黛絲 還有更甚於此——更甚於此的哩！你這樣熱烈擁護着的勇士會連累朱禮恩哩！

蒂娥多拉 笑話！

茂雪黛絲 一點不假！你也許知道朱禮恩的委任狀取消了？

蒂娥多拉 是的，他告訴過我。

茂雪黛絲 他有告訴你什麼緣故嗎？

蒂娥多拉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你譏笑它，藐視它——哼，他們可認為是嚴重萬分哩。你明白了嗎？

蒂娥多拉 我明白了。

茂雪黛絲 最初他們不肯告訴沙佛羅，——他們用那種外交上的慣例來敷衍他。換句話說，——只不過是多延一些時間吧了。可是沙佛羅堅持要明白真相，——他們才半吞半吐的諷示他，——然後把它當做笑話似的說出來！

蒂娥多拉 我猜沙佛羅必定已打聽清楚了。

茂雪黛絲 當然囉，——他要求他們開誠公佈告訴他，究竟爲了什麼，他的兄弟要受這種待遇；——他要求知道真相，——果然他都明白了！

蒂娥多拉（表示輕蔑） 真相！

茂雪黛絲 唉，那就是他們信以爲真的真相。他們還用那種明顯的，率直的字眼，毫不隱匿，也不文飾。——夠了吧，蒂娥？

蒂娥多拉 不，繼續下去。

茂雪黛絲 唉，他們解釋說，朱禮恩派出去的那個首都一向以端莊矜持，和墨守禮節見稱。一點都沒有我們歐洲人的習氣！——從來沒有聽見過三人合組的家庭以及那跟在背後的謠言，或是離婚等事。——總而言之，在那地方，他們的社交規例都是概括在聖經上的第七誠裏——或者他們是要利用這種辦法，使沙佛羅深信不疑，也未可知。他們還說有一個比西班牙更強大的國家，牠的大使爲了家屬中有一個人和他的關係有的曖昧不明，弄到幾乎免職。那位大使拿出他國王的勅令，證明他的被保護者有公主的身份，並且是他全部財產的承繼人。但是這仍不能使那頭腦頑固的檢舉者稱心滿意，結果那位大使先生是調換了。——現在你可明白了吧？

蒂娥多拉（痛苦地） 夠了！

茂雪黛絲 幹嗎朱禮恩堅欲委任埃納司徒——幹嗎你要讓他這樣做？如果沒有這樁事情，

那麼一切都好辦啦。——他們告訴沙佛羅，對外關係仍甚困難，政府不願冒險從事，以免發生意外的頓挫。——假使在這馬德里地方，我們不講求細節，這家屬關係還讓人誤會，那末，到了那地方的時候，又怎能有機會逃避證據呢？

蒂娥多拉 但願朱禮恩明白這事！

茂雪黛絲 他當然會知道的。——沙佛羅就是去告訴他這樁事哩。

蒂娥多拉（抗辯）不過，得讓我去見見朱禮恩。這是我的權利——

茂雪黛絲 他的哥哥有更大的權利哩！

（朱禮恩和沙佛羅同入，興奮地談着。）

蒂娥多拉（衝向朱禮恩）朱禮恩！

朱禮恩（指着茂雪黛絲）她有告訴你什麼嗎？

茂雪黛絲 正與沙佛羅方才告訴你的一樣。

朱禮恩 得啦，好兄嫂，這一次，我可以不介意。但是你們不能再——

沙佛羅 我們不過是告訴你他們說的——

朱禮恩 他們說——他們說——究竟是誰說的？

茂雪黛絲 一切的人——在一切地方——整個世界同他們的妻子！

朱禮恩 他們應該對我們負責任？

沙佛羅 你不能向全世界宣戰啊！

朱禮恩 爲了蒂娥多拉，當然——我要向全世界宣戰。

茂七 黛絲 也許可以——但是你卻不能抵抗他們的妻子。——我對蒂娥說話，就好像是對一個我知道正臨危境的可愛的妹妹說話一樣。

朱禮恩 假使有什麼危險的話，我一定是第一個——

沙佛羅 不，你一定是最末一個才知道。事情往往是如此的！雖然你可以閉着眼，但是你却不能掩飾那全世界注目的景像；一個年輕美麗的妻子，心裏想着皓月琴音，還有一個懶惰而充滿幻想的青年，不是俯伏在她脚下，就是徘徊於愛情小說之中，——或是吟詩咏句，——爲了給蒂娥多拉看！你讓一隻美麗的畜生在家裏縱情放恣，而你自己反而伏在桌上昏頭昏腦的研究國家大事。——要是我，我寧可養一條牛哩。

朱禮恩（動怒） 沙佛羅，你忘了當着我妻子面前——

沙佛羅 我何嘗忘記——我沒有忘記她佩有我們的名字——也沒有忘記她的名譽就是我們的名譽。——埃納司徒，這傢伙！——也不要讓他忘記此事與我們有關。

（埃納司徒正在此時跟在貝彼得之後，出現於門口，聽見這句話。）

埃納司徒（欲退） 對不住。

朱禮恩 進來——

貝彼得（對蒂娥多拉）這裏是票子，——那戲名叫做“*Calisto*”，——還有從巴黎來的歌舞團哩。多妙！

蒂娥多拉 謝謝你，貝彼得。

埃納司徒（對朱禮恩）有什麼事嗎？

朱禮恩（掩飾）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難道一定要有什麼事嗎？

埃納司徒 我不曉得，——不過，——我聽見你們提起我的名字；——還有蒂娥多拉——她哭過。

朱禮恩 我相信女人天生出來是多愁善哭的。

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不是這種女人，究竟有什麼事故？

蒂娥多拉（低聲）沒有——沒有說過什麼。

埃納司徒 我可以幫你們一點忙嗎？

朱禮恩 不管是什麼事，我都要親自把它弄妥。——這是關係她同我兩人的事。

沙佛羅 萬一需要的話，我也要把它當作我自己的事。

埃納司徒 你把它當作我的事，還有——你用這種聲音對待我——啊，朱禮恩，你還信任

我，——我請你告訴我一切，——因爲這樁事顯然直接與我有關係。

朱禮恩 原諒我——我心裏亂得很。

沙佛羅（對埃納司徒） 這正是關係他的委任狀的事。

埃納司徒 耽擱了嗎？

沙佛羅 不祇是耽擱哩——他們勢將要撤消它。這都是你弄出來的結果。

埃納司徒 那麼，困難很容易解決。我從不希罕朱禮恩強迫給我的那份差使。——我始終就打算推辭它。

沙佛羅 既然如此，幹嗎你又不實行推辭呢？

埃納司徒 一個人總不能在差使還沒有到手以前便去推辭；並且，我早就知道這事不會成功，——我知道阿弗里滋會以其權勢遏阻它。

沙佛羅 據他說你父親會毀了他，——毀了他的名譽和財產。

埃納司徒 不錯，他說得不錯。這樁事可算是最可驕人的一個回憶。那時亞弗里滋是軍需承攬團的主要團員，他把我們的軍隊送到古巴與菲律賓那裏去，發給他們錫製的槍，以代替鋼製的，以細沙當火藥，並且把他們菲薄的糧食偷去了，讓他們捱餓，因此我父親責問他。人人都知道這事。

沙佛羅 固然不錯，——可不單是亞弗里滋一個人——

埃納司徒 還有誰？

沙佛羅 還有整千人，——地方上半數以上的人，——無論是男是女，都注意你在這個家

庭裏的地位。當然，人家對你是不會漠不關心的——

埃納司徒 啊，不——

沙佛羅（對朱禮恩） 你瞧？（對埃納司徒）那麼，即使是你——？

埃納司徒 當然啦。

沙佛羅 你不勒死那壞蛋嗎？

埃納司徒 我當然會的——假如他不是你的兒子，貝彼得。

沙佛羅 幸虧是他而不是別人。

埃納司徒（用恐嚇的語氣） 那也許對你要好一點。

沙佛羅 那是什麼意思？那是什麼意思？——（轉向貝彼得）貝彼得，帶你的母親——（示意他們離去）

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如果你願意——

蒂娥多拉（好像是要徵求朱禮恩的同意）不，——我寧可留在此地。——朱禮恩，我可

以嗎？

朱禮恩（望一望埃納司徒） 不成，……你還是聽埃納司徒的話吧。——（拉蒂娥多拉至

門口，然後回轉來）得啦，我們可以結束這樁事了，只此一次為限。

沙佛羅 噫，先生，你的意思是？——

埃納司徒 沙佛羅先生，我的意思是說——（望一望正在走出去的蒂娥多拉，緩和他的語氣）我的意思是說，據我從貝彼得哪裏聽得來的話——那些荒謬無稽，可憐亦復可笑，——完全是卑鄙骯髒的話，——我以為或許換了第二個人，而不是從朱禮恩的親戚親口說出來要比較妥當一點。我之所以不強迫他把這些謊話望肚子裏倒吞回去，就是因為他是朱禮恩的親戚的緣故。我知道他祇不過是依樣葫蘆的跟着人瞎說。——多疏忽，——一半帶着戲謔的態度，同不自覺的罪惡。不過下次如果再有這種事情，就是朱禮恩的親戚，我也不能再事容忍了。——這就是我的意思，沙佛羅先生。

朱禮恩 他說得很對。（沙佛羅一躍而起，好像是動怒似的，朱禮恩用比較溫柔的語氣繼續說下去）啊，我了解你對我的忠誠愛護，——我知道你的動機高尚偉大。——如果外面那些無恥的人把一個無辜的女人和兩個誠實男人的名譽作為他們下流無聊的取笑資料，那麼，至少讓我們自己抵抗它。——在這裏，在我屋頂庇護之下，我可以自己管自己的事；——並且，如果萬一要我親自出馬的時候，我還有武器和臂膀哩。

沙佛羅 如果我們聽其自然，那末事情終會弄到這個地步的。杜絕它——我說——杜絕它的根。

朱禮恩（緊張地） 我們要——你也許相信！可是這一來倒要轟傳整個馬德里哩。

沙佛羅（鎮靜） 不不，不可以，——我們正要避免這種情形。——我們一定要以鎮靜謹

慎的態度處理此事，——好像世界上有理智的人一樣，——不可反而增加新的障礙，這裏不需要感情用事，或是暴躁行事，——事情還不至於無可補救。（放低聲音）現時還沒有什麼事，——真的，還沒有什麼事。

埃納司徒（先是強笑，然後嚴厲，越來越興奮）「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真的？你用懷疑的態度來苛責他，使他痛苦——難道就是沒有什麼事嗎？你用一切新虛構的謠言來嚇他，使他張惶萬分——這就是沒有什麼事？你把俱樂部，茶館，以及街頭巷隅上那些懷惡意的廢話來襲潰他的清聽，——難道就是沒有什麼事嗎？你告訴他有遭受恥辱和不名譽之虞，——摧毀他恬靜的心靈，——使他不相信一切他最親熱，最眷愛的東西，——破壞他對妻子的崇拜，——對朋友的愛護，——難道這就是沒有什麼事！你把街上的污泥帶進他家中，——深印在他火爐邊；——還有當他因為害怕不名譽而瘋狂的時候，你卻吩咐他「鎮靜從事」——並沒有什麼事」，「真的沒有什麼事」！瞧啊，——（指着朱禮恩）他面上深刻着痛苦的痕跡——還有我們剛才瞧見蒂娥多拉面上的淚珠，——難道所有這種種，就是沒有什麼事？

沙佛羅 不，不關你的事，——否則，你得負責完全解決這樁事。

埃納司徒 我要把這些毀謗者擡出去，——只等朱禮恩一開口——我就去對付他們。

沙佛羅 有一個又簡單又痛快的辦法，那就是——你離開這裏！

朱禮恩（走到他們兩人中間） 沙佛羅，要知道我是這間屋的主人——

沙佛羅（揮手令朱禮恩走開一邊）（對埃納司徒）離開這裏！那就可以解決一切了。

埃納司徒 不錯！從今天起，我就要離開這個家，等我把事情弄妥後，我就要出國。

朱禮恩 我不許你這樣做。哼，——你一走，就全讓他們證實他們的誹謗不錯——讓他們的謊言成爲鑿鑿有據？讓他們相信他們已經嚇倒我們——羞辱我們了嗎？沙佛羅，你怎麼糊塗得竟想出這種辦法？（對埃納司徒）你留在這裏，——和我們在一起，——我們的生涯還可以和以前一樣，——完全同以前一樣。

埃納司徒 朱禮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無論什麼都不能恢復原來狀態了。因爲我們自己根本就沒有過失，——我們既沒有做過什麼，——我們從來沒有做過什麼——這種可愛的日子已成過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憑空插進了一種詭譎，陰險，惡毒的破壞。這種破壞的存在，比我們本身更堅固，——比我們的熱誠忠信更利害，甚至於比我們的友誼更牢不可破。——那就是誹謗中最卑賤的一部份。——儘管你能抵抗牠，——克服牠，——但是你卻戴了一個永遠不能痊癒的傷痕！（捶胸）——沙佛羅先生說得不錯，——我應該離開此地。

沙佛羅 的確，——馬上就走吧——（輕蔑地）如果你手頭不方便的話——我的弟弟可以幫助你。

埃納司徒（驕傲地）沙佛羅先生，你似乎老愛侮辱我！——我愛朱禮恩，你是他的哥哥，——然而你竟這樣膽大——

朱禮恩（插嘴） 不，不，——他並沒有惡意。——我深信我的哥哥還記得我曾受埃納司徒父親的恩惠。

沙佛羅 那麼，還給他——隨你喜歡怎樣都可以，——可是不要犧牲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你的前途。

朱禮恩（不耐煩） 我不愛聽你的話。（起而欲去）

埃納司徒（阻止他） 但是，朱禮恩，你一定要——現在已經不及回頭了。——不幸已成事實了。（朱禮恩做反對他的姿勢）啊，不錯，——他方才說的話——和我們親自聽到的，——都可以證明事情已無可挽回。——還有，我們把它輾轉傳述——更可以證明事情已無可挽回。——譬如我和你兩人，在我們還沒有夢想到受人襲擊以前，早就讓敵人把我們解除武裝，把我們置於惡毒與蠢愚的掌握之中；倘若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對於這敵人猶置之不顧，那就未免太傻了！（蠢愚一語係諷示沙佛羅）

沙佛羅 隨你高興說什麼都成！可是我警告你，我決不打消我的意思，我要解決我認為危及朱禮恩的快樂和地位的原因。

僕人（入） 布里安上尉來了。

朱禮恩（對僕人） 好，——請布里安上尉進來，——然後去通知太太。（僕人下。朱禮恩稍停了一會）唉，瞧這個家可成什麼樣子！一反從前的熱誠，歡愉，與和睦而成爲——誤會

——痛苦——和爭吵。一切都是那些不把我們放在心上的人所捏造的謠言弄成的。——我們更不必把他們放在心上。——現在把這事一筆勾消了吧，——你也不要再提起離開我們啦。

（布里安上尉入，朱禮恩走過去迎接他）

布里安（對朱禮恩） 我真高興在你動身以前有機會來看看你。你打算在什麼時候動身？
朱禮恩 那要看外交部的意思才能定，上尉。

（沙佛羅對朱禮恩頷首示意，兩人同到陽臺上，一面踱來踱去，一面興奮的談着）
布里安（對埃納司徒） 大使這份事接洽得怎樣？

埃納司徒（狼狽） 什麼——我——可不十分清楚——

布里安 依然是猶豫未決嗎？

埃納司徒 我相信是的。

布里安 我早就猜到了。

埃納司徒（注意） 你聽見了什麼？

布里安（望一望陽臺外兩人） 沒有，沒有，不過在我進來的時候——我想我已嗅着這種氣味了。——但是這也許是我外交家的鼻子太過敏感了吧。——真的，我們從來不——公開的參與這種事情。——你知道我非常的喜歡朱禮恩和你，還有蒂娥多拉，——我也喜歡茂雪黛絲和小貝彼得，——總之，除了一個人之外，我喜歡整個家庭。——真的，我簡直不願提起

這個人的名字，除非我要說我永不把他當做朱禮恩的哥哥看待。你可曉得誰造成所有這些煩惱？

埃納司徒 上尉，難道你知道嗎？

布里安 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亞弗里滋侯爵。他曾經暗中運動我們的使館，——也許可以說他試試看這樣做。——但是一點都不能成功。——我曾經暗示過，如果事情再不停止，我就要親自去見皇后；——她也是英國人，願上帝保佑她，——我要請求他公平對待朱禮恩。

埃納司徒 謝謝你——你真是好人。

布里安 譬如有一個愛你的人要向你進一點忠告，你不介意嗎？

埃納司徒 我必定感謝他。

布里安 那麼——不要掉在亞弗里滋的圈套裏。

埃納司徒 圈套？這是什麼意思？

布里安 不要輕易的決裂，以助成他。——據我推測，——那是他的詭計，——使事情爆發出來，——使朱禮恩捲入漩渦之中——

埃納司徒 不錯，這明明是——他要打擊我，——要當頭打擊朱禮恩——

布里安（領悟） 唉，事情多糾葛！

埃納司徒 反過來說，——最簡單不過，——只要我一躲開，亞弗里滋就會倒下來啦。

布里安（驚異） 「躲開」——孩子，你到哪裏去？

埃納司徒 南美洲——拉撥拉他（Rio Plata）區域。

布里安（歡呼） 阿根廷！我曾到過那裏去。多有趣的國家！——差不多和倫敦一樣多雨水。——活潑快樂的人民，——還有美味的牛肉！（突然嚴重地）你什麼時候轉起這個念頭。

埃納司徒 啊，在好久以前，我已決定離開馬德里了。——遠在那地方，我父親曾遺下許多產業——礦和植茶場——我要去看看那些產業的窮途末路——

布里安 就快動身了罷！

埃納司徒 最遲也要在一兩個星期以內。

布里安（感情衝動地） 好！（矯正自己）對不起——（貝彼得跟在蒂娥多拉和茂雪黛絲後面，三人同出現於陽臺門口）你明白嗎？

埃納司徒 唔——謝謝你！

（布里安往晤蒂娥多拉和茂雪黛絲）

貝彼得（朝埃納司徒走來，伏在桌上，半如耳語一般）你不恨我嗎？

埃納司徒 不，不，孩子，我實在不恨你，——你並非故存惡意。

貝彼得 我告訴你這些東西，不過是爲了——好讓你提防提防自己。

埃納司徒 唔，唔，不錯。（轉身走開）

貝彼得（堅執） 究竟——你和蒂娥兩人——都無能爲力，縱使你們都互相喜歡。

埃納司徒（幾乎抑制不住要發狂） 天啊！貝彼得！不許你再說起這種事——永遠不許你再說起這種事——以及一切類乎此的東西！

蒂娥多拉（入，對布里安上尉） 我真高興埃納司徒竟想到請你來吃飯。

布里安 我也是非常高興到此地來。使館的人大都是在假期中。每天晚上我總是發愁怎樣才能把時間混過去哩。

蒂娥多拉 那麼，也許你願意同我們一起去看歌劇吧？

布里安 謹領盛意，——謝謝你。——今天晚上有什麼特別困難的事嗎？

蒂娥多拉（不知所措） 什麼？——

布里安 親愛的太太，這是我開的玩笑。——我意思是說，那歌劇叫什麼名？

蒂娥多拉 叫“Galco”。

布里安 我沒有聽見過這戲名，——是新戲吧？

蒂娥多拉 ——新得很，——是這一季中嶄新的一齣戲。

布里安 是不是純粹的「德國貨」？

蒂娥多拉 啊，不是，——是意大利的——是新派的。

布里安 怪沈悶的！

蒂娥多拉 剛剛相反。（此時自陽臺窗門外傳來音樂聲）嘿，那正可以告訴你！街頭音樂隊正在演奏着這一曲哩，——還有

（室中各人均聆聽音樂約有數分鐘之久）

布里安 唔，我常常聽見這一曲。

沙佛羅 你在倫敦的時候，常常看歌劇嗎？

布里安 謝天謝地，幸虧還沒有到足以妨害我的程度，因為你知道，從來沒有一個喜歡音樂的人能夠上戰場的。

茂雪黛絲 哼，上尉，——德國人都很喜歡音樂哩。

布里安 噢，太太，可是他們自以為然的音樂，其實並不是真的音樂，——（堅決地）不像我們英國人對音樂的認識！

蒂娥多拉 那麼，俄國人呢？他們的作曲家能創造驚人的影曲——難道他們也臨陣畏避。

布里安 在旅順一役中，他們曾經逃走過，還有在奉天那一場戰爭中，他們也是如此——拚命的逃走。——不過在我們英國人所遭遇的戰爭中，荷屬南非洲人都是最厲害的敵手哩。——你們還能回味一下那些南非洲人唱歌或是彈豎琴的樣子嗎？

沙佛羅（自負地） 我們西班牙人也喜歡音樂啊。

布里安（竊了一會兒） 哈，謝謝你，——這個例外足以證明我的定理不錯，——以前我還沒有想到哩。（對蒂娥多拉）告訴我——今晚的歌劇——是用西班牙話嗎？

蒂娥多拉 啊，不是，——是照原文的。——你懂得意大利話嗎？

布里安 不很懂。——什麼 *Vostra Eccellenza-Bella Signorina*，自然還有 *Chianti* 等等的東西，——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蒂娥多拉 噢，我現在不告訴你，因為我一說出來，你就不覺得奇怪了。

布里安 不錯。可是假如——在看戲的時候，我不停的東問西問嚙嚇你，——那不是要糟蹋你整個晚上嗎？

蒂娥多拉 那是關於法蘭西絲加和巴奧羅的故事。

布里安 我又弄明白了。

埃納司徒 同你們英國羅西洛和珍妮法妮 (*Lancelot and Guinevere*) 的故事一樣。

布里安 啊，不錯，我想起啦，——我從來就弄不清他們的名字。——但是我忘了 *Chateau* 那漢子是什麼。

蒂娥多拉 他是在但丁的故事裏。

布里安 照常是「那種傢伙」，是嗎？——唱男高音的？

埃納司徒 不對，Caleoto 是一個媒人。——一個搗亂者。他把官場中的謠言——那種用以影射他們的諷刺，揶揄，和猥褻的詩歌——傳給法蘭西絲加和巴奧羅聽。分別告訴他們一般人對於他們其中一個的戀情。他並非故懷惡意。啊，不！——但一到了他們渲染他的故事的時候，——他說「你們當心點。在你們走過時，那種丟眼角，——互相輕推手膀，——那種癡笑，——聳肩，——以及在背後那些輕挑的字眼，——這一切又是什麼意思呢？」漸漸的，他使法蘭西絲加和巴奧羅二人很嚴重的擔心起來——最初是各人擔心自己，後來便大家擔心大家了。

蒂娥多拉（低聲） 這就是全劇中的焦點。

布里安（滿意地） 好想頭。

埃納司徒（更熱烈的說下去） 結果你可以想得到，一對男女，最初是無憂無慮，不顧細節的互相戀愛着。——如果沒有謠言的煽動，他們靈魂上熾烈着的情火必定會——天真無邪的——不知道什麼是罪惡——永遠閃爍着——若不是因為「Caleoto」——

沙佛羅 如果真有那種事情，那麼Caleoto也不過是盡他的責任吧了。

布里安 哼，我倒要罵他做壞蛋哩，——一等的壞蛋！——我打賭他必定是唱低音。

沙佛羅（冷談地） 上尉，可是世界往往相信「有煙之處即有火」這句話哩。

布里安 不錯，——但是世界上所謂「煙」者，往往只是一羣搬弄是非的人揚起的塵埃而

已。（轉對埃納司徒）我想我嗅着火藥味了。

（侍者們拉開陽臺門的帷幔，由此可以瞧見餐桌上銀器，燭臺，和鮮花互相輝映。桌子上懸掛着一古式掛燈。）

第一侍者（向前走來） 晚餐預備好了！

（帶娥多拉，埃納司徒，布里安上尉，和只彼得與高彩烈的談笑着向陽臺走去。他們在開着的門旁停下來。）

茂雪黛絲（對朱禮恩） 喲，我們在陽臺上吃飯？

朱禮恩 你覺得太冷嗎？

茂雪黛絲 不，——不過（放低聲音）在這裏，人人都可以瞧見？

朱禮恩（用驚惶的眼光望着沙佛羅） 得啦，聽我的話！

沙佛羅 你曉得亞弗里滋就住在對過街上嗎？

茂雪黛絲（向埃納司徒和帶娥多拉方面點點頭） 在這裏只要一點點的小事，他們都注

意到。

朱禮恩 什麼事？這裏有什麼事要瞞他們。隨便那一個都可以進來瞧瞧。——（茂雪黛絲

聳肩）你以為我要改變我的房子同我的方法，——因為那些長舌的和輕薄的人打算——

茂雪黛絲 不，自然不是。但是他們都喜歡嚼舌。就是最無謂的事也何必要給他們一個藉

口呢？

朱禮恩 如果沒有別的辦法，那麼就讓他們知道我們看不起他們的廢話，——他們的廢話對我們的影響多麼輕微不足道。——這間房子可以改裝成玻璃，讓他們對我們的「不名譽」瞧個通透。（呼喚）布里安上尉，你願意陪伴茂雪黛絲嗎？（布里安伸臂給茂雪黛絲）埃納司徒——（埃納司徒正和蒂娥多拉精神勃勃的繼續談話，沒有聽見他們的呼喚）（用較大的聲音）埃納司徒！（埃納司徒仍未聽見）（帶怒容，再呼喚）埃納司徒！

埃納司徒（愉快地轉身向他走來） 噫，有什麼事？

朱禮恩 我已經呼了你三次。

埃納司徒 對不起，——我沒有聽見，——我們正津津有味——

朱禮恩 顯然——不錯！

埃納司徒（稍停） 得啦，朱禮恩，——你要什麼？

朱禮恩（注視他） 什麼，——去陪伴蒂娥多拉！（埃納司徒和蒂娥多拉步出陽臺去同布里安等一起。）

朱禮恩（稍停，對沙佛羅） 你猜他們在談什麼？

沙佛羅（含深意） “Galco”，一定是的！

朱禮恩（注意他們） 你有注意到——他沒有聽見我叫他嗎？

沙佛羅 你只叫了他三次。

朱禮恩 不錯，我叫了他三次。——我奇怪爲什麼——唔，——沙佛羅，那是什麼緣故？

（緊握沙佛羅的手）

沙佛羅（帶勝利的微笑） 哈，畢竟——你也瞧見了！

朱禮恩（重振精神，右手橫過眉上，好像是要把一種卑劣的思想驅除出去一樣）不，不，不！（激動地放下沙佛羅的手）我什麼都沒有瞧見。上帝原諒我，——只有片刻之間——我染上了你的瘋狂——

蒂娥多拉（自陽臺外呼喚） 朱禮恩！

朱禮恩 來吧，——他們在等我們——唉，哥哥，（輕輕地）如果你愛我，關於這樁事，請你一個字也不要再提起。——幻想！——（笑）——幻想！

（桌上傳來興高彩烈的笑語聲）

第二幕

佈景：埃納司徒的住所：在附屬於一間普通咖啡館的小旅館中。房中傢具陳舊不堪，但帶有一種藝術家的風氣。右方有一雙扉的門，通公共走廊；在後方，向左亦有一扇同樣的門通寢室，向右有一方格窗門，上懸一條紋帷幔；窗檻上置一花瓶。在左方，有一扇門可通至另一角落的走廊。

室中景像可以瞧出埃納司徒正預備他去：書架多已空無所有，壁爐架上的畫，和像片已收藏起來。衣箱提匣散亂滿地，有打開的，有關好並細起的。衣服什物零散各處。

幕啓時，埃納司徒正把書本紙張收在一旅行手提皮包中。珍納羅入，口裏哼着下面咖啡館花園中樂隊正在奏着“Galop”，一劇中的華爾滋舞曲。他瞧見埃納司徒，便立刻停止唱歌。

埃納司徒 是誰，珍納羅。

珍納羅 是小貝彼得先生。

貝彼得（很活潑地走進來） 你在家嗎？

埃納司徒 當然囉，貝彼得！

貝彼得（指着珍納羅） 他不確確實實的——啊，布里安等在下面哩。——（向門口走

去呼喚)上尉!只要再勞駕一次就成啦!(向埃納司徒打暗號)

埃納司徒(對珍納羅)請布里安上尉上來——還有珍納羅,把窗關起來——

珍納羅先生,今天的音多好聽。

貝彼得他們正奏着“Crucitor”哩。

埃納司徒唔唔,——可是今天我不愛聽它——(揮手示意,珍納羅把窗關上)

貝彼得(感動地)埃納司徒,我也不喜歡——(注意到屋中準備離去的情形)不能再等

一會兒嗎?

埃納司徒不成——他們就要來搬行李了。——怎麼啦?

貝彼得啊,我不知道——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偷偷地望了埃納司徒一下)我瞧見你真難

受。——你什麼時候動身?

埃納司徒今天晚上——我要離開馬德里,——永遠的!

貝彼得(反對)啊,不要這樣!

埃納司徒(堅決地)貝彼得,當然是——永遠的!(聽見珍納羅的歌聲)布里安來了!

布里安(在外面對珍納羅說話的聲音)得啦——我自己來找路就是了。(氣喘喘地走進

來,手中拿扇搨涼)那房東豈不是一隻真正的歌鳥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埃納司徒據他說那是這間屋的老風俗。——父親傳給兒子,代代相傳下來。

布里安（疲乏地，投身椅上） 很好的意思。（搥扇）啊，只要這傢伙在印度住上三年就會改變了他的觀念。

貝彼得（開玩笑） 但是你可不會變；我瞧見你在某大使館的跳舞會裏引得大多數的男子漢懸空而舞哩。

布里安 喔，孩子，那是我的責任啊。（向埃納司徒走去）不過爲了要送一個好朋友出門，而爬上三層樓梯，倒也是一件樂事。

埃納司徒 上尉，果真是嗎？

布里安 噫，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朱禮恩能使你打銷你的計劃。

埃納司徒 沒有一樣東西能使我逗留在馬德里。

布里安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同他一起走。——你知道大使這份差使已經定奪了。

埃納司徒（稍爲遲疑一下） 我不知道，——我——我——有好幾天沒有看見朱禮恩了。

——我必定要馬上送一個條子給他，——告訴他我多高興——（坐在書桌上預備寫）他也許會讓我知道也未可知。（寫）

布里安 這消息是今天早上才公佈出來的，——至少，我們也不過是從使館那裏打聽得來吧。

埃納司徒（一面寫） 謝謝你告訴我。它能給予我這憂鬱的旅程以無限的快慰。因爲朱禮

「恩外表上雖然好像是不在乎，實在我知道他心裏卻很希望得到這張委任狀哩。」

貝彼得 那麼，他應該要謝謝你的幫忙哩。

埃納司徒（笑） 怎麼又把我拉進去呢？

貝彼得 就因為你的隱身而退。哼，就因為你推辭了祕書那份差使，一切障礙都無形中消滅了。朱禮恩的委任狀也批准了。上尉，是嗎？

布里安（粗野地） 我什麼都不知道。

貝彼得 哼，無論如何，這是他們說的。

埃納司徒（要證明這句話） 啊！「這是他們說的」？

貝彼得 不錯，他們還說——亞弗里滋很生氣！——因為你使他站不住腳。

埃納司徒（對布里安） 上尉，你知道我做得很對。

布里安（點頭） 我也是這樣想。——你要到畢諾斯艾利斯（Buenos Ayres）去。

埃納司徒 是的，我暫時要到那裏去。

布里安 我為你寫了幾封信，介紹你幾個人——也許在你還未熟悉那地方以前——可以幫你一點忙。——（手中玩弄着三四封信）這幾個人能介紹你一兩處俱樂部，——還有這是給我姊姊和姊夫的信，——他在我們那裏的使館裏。真是一個好人！

埃納司徒（深深感動） 寫信給你的親戚朋友！——布里安！我真不知要怎樣感謝你——

貝彼得（感情充溢）我真要——（向布里安走前一步）上尉，如果你是一個西班牙人，好像埃納司徒和我一樣，——那麼，我真要跟你的親嘴。

布里安（向後退）好！——不過在我家族之中，一個西班牙人也沒有！

貝彼得 我要把你的行為告訴我父親。

布里安 也好！（略有怒意）但是，我想你不用麻煩。

貝彼得（思索）啊，不要把那件事歸咎於父親——（對埃納司徒）埃納司徒，你不嗎？

埃納司徒（帶和藹的態度）沒有一個人應受責罰——也實在沒有什麼事發生過。

貝彼得 如果你留在這裏，——便會發生事故，——謠言又要風湧而起。又要同人爭吵

了。

埃納司徒 不錯，同人爭吵。

貝彼得 也許就是亞弗里滋吧。

埃納司徒（沒精打彩地）唔——阿弗里滋——

貝彼得 我父親希望能避免這種事情。

布里安（發怒）那麼，為什麼（在盛怒的時候）他不能自制一下呢？（突然改變聲音，

好像是自言自語似的）多妙的法子！——我為什麼不學牠呢？

埃納司徒（好像是向布里安解釋）無論如何，沙佛羅自以為處理得很好。

貝彼得 我父親是老派人——布里安，他也正像你一樣，沒有旅行過——沒有見過世面——沒有見過那龐大無涯的世界。他有些見解我也不很贊成——

布里安（戲弄他）不贊成？

貝彼得 他在戲院裏穿矮領——還有，不喜歡冰凍的香檳酒——不過，幸虧在這裏只有我們兩人——我還不能十分確定他有沒有做錯。

埃納司徒（停止檢拾東西） 貝彼得，那是什麼意思？

貝彼得 唉，一點不假。譬如世界說，你不能監視你的妻子——不能管束她。——你一定要讓她隨心所欲。否則她會——更加隨心所欲的不讓你管束她！於是就在一天早上，——或是晚上——她就隨心所欲的胡幹起來。這樣一來，世界反而要說她的丈夫罪當其罰，他還能期望什麼？他常常讓她隨心所欲！

珍納羅（入） 莫利洛先生差人來。

埃納司徒 啊？

珍納羅 他在阿佛沙咖啡館等你。

埃納司徒 唔——告訴他我立刻就來。——馬上就把這封信送去。（珍納羅下）

布里安（疑惑） 莫利洛？他是誰？

埃納司徒 他是輪船經理人——我要去接洽船票和行李的事情。——（拿帽欲去）我去去

就來——

貝彼得（攔住他）阿咖沙！啊，不要到那裏去——

埃納司徒 然而我約好了——

貝彼得 那麼，讓我替你去——

埃納司徒 但是——爲什麼？

貝彼得 你一定會碰到亞弗里滋和他的羽翼——他們常常在那裏——

埃納司徒 啊？

布里安 貝彼得說得不錯——讓他替你去吧。

埃納司徒 笑話！我留在那裏只不過是幾分鐘吧。

布里安 唉，那麼，讓我同你一道去。

埃納司徒 （欣喜地把手放在布里安肩上）親愛的布里安，——（微笑）你當我還是小

孩哩。

布里安 天啊！你們拉丁人是永遠長不大的。走吧！

埃納司徒（在門口）貝彼得，等我走後，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替我收拾一點東西放到箱子裏去。——這些書（指着桌上的書）——那些像片（指着櫃枱上的像片）——總而言之，收拾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還有，貝彼得，在走廊盡頭的房間裏，（走向左方的門，

指着房間——你可以找到我的劍和擊劍用的東西——你肯做一個好孩子把這些東西收拾一下嗎？

（與布里安同下）

貝彼得 唔，我要把牠們都收拾舒齊。（他把桌上和書架上各種東西都歸攏在一起，然後放

到箱子裏。他常常停止收拾東西靜聽從咖啡館內傳來隱約可聞的音樂。他走到窗前，打開它，樂聲因而較前更清晰。走到櫃枱旁邊，拿起兩三個相架，注視它們）埃納司徒的爸爸——弗羅利奧先生——（瞧另外一個）這是我——在夏佛拿（Havana）照的，——朱禮恩——還有這個相

架，卻是空空如也。蒂娥的照片本來是嵌在裏面的。唔，他做得很對——把心上人置之視綫之外，那比較妥當一點。（把相框放到箱子裏，在身旁桌上檢起一本書，讀書名——「但丁：神聖的喜劇。」從書中掉下一張照片。他檢來瞧）唔，——蒂娥——多拉，——妙極，她真是美人！怪不得朱禮恩愛上她。（稍停）也難怪埃納司徒，如果他——我應該把它放回書裏。——

（他正想把照片放回書中的時候，偶然發見照片後面所寫的字）是埃納司徒的字——是詩——啊，不是——不是詩——（讀）『命運之神常使兩個薄弱無力的人相聚一處，而說「你們二人理應結為伴侶」——「你們二人肉體與靈魂合而為一體」——惟當木已成舟之時——正如法蘭

西絲加與巴奧羅——熱誠，忠信，自尊皆成空言。愛情不需要注意它，亦不需要諦聽它。當情苗滋長時——』（聞珍納羅的歌聲）（他把照片夾回書中，把書丟進箱子裏，碰的一聲，把箱

子關起來)「當情苗滋長時」——我說箱子不可以收拾得太快!(連忙走出通走廊的門)

(珍納羅照常哼着歌兒走進來，後面跟着朱禮恩和沙佛羅)

朱禮恩(朝四周一望) 唉納司徒出去了?

珍納羅 大概是吧。(嘴裏又哼着歌，走到臥室門口，朝裏面張望)也不在臥室裏。他們一定是方才出去的。

沙佛羅(爲歌聲所擾) 好傢伙——請你——

珍納羅(轉身) 對不住——這是這間房子的風俗，——先生，這是這間房的風俗，我們的熟客都了解它，我相信他們都很賞識它。

朱禮恩 埃納司徒就快回來嗎?

珍納羅 當然囉——至少我希望如此。(拿起一封信)這裏有一封信，——是方才送來的，——上面寫着「要函」。

朱禮恩 我們就在這裏等他!

(貝彼得入，手上拿着劍和擊劍用的面具等物。)

沙佛羅(驚愕) 你在這裏幹嗎?

貝彼得 幫助埃納司徒收拾東西。(對朱禮恩)你要見他嗎?

朱禮恩 立刻要。

珍納羅 那麼，我到阿咖沙咖啡館去找他。

（貝彼得把劍和各物放進箱子裏）

貝彼得（轉身） 他去找輪船經理人接洽船票和行李的事。

朱禮恩 你去——告訴他我們在這裏，——要他盡可能趕快回來。（招呼貝彼得回來）貝彼得，還有告訴他，把船票退回，——不用準備行程，——他不用去了。——（望一望沙佛

羅）告訴他，是我說的，——快去。

貝彼得 我拚命趕去（連忙走出去）（珍納羅正要跟貝彼得出去）

沙佛羅（招呼他回來） 埃納司徒先生就要動身嗎？

珍納羅 明天。

沙佛羅（好像是自言自語一般） 好極了。

珍納羅 他的箱子差不多已收拾舒齊了。今天晚上他就要到加狄斯（Cadiz）去——在那裏

趁「愛絲」號輪船到畢諾斯艾利斯。

沙佛羅（一半對自己說） 希望他一帆風順！

珍納羅 你們是埃納司徒的朋友嗎？（沙佛羅作不耐煩狀）

朱禮恩 是的，唔，是的。

珍納羅 那麼，先生，請你們讓我說，你們的朋友真是一個正人君子。你們可以相信我的

話。他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正人君子。

沙佛羅 我代替埃納司徒先生謝謝你。

珍納羅 先生，一點不假，他真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正人君子，雖然他喝些價錢便宜的酒，他也不失爲一個君子。——不管他們怎樣說——你總可以相信我的話。——真的，處於我這地位的人往往是謠言充斥。（朱禮恩走過房間，好像是不願意聽見下面要說出來的話）不過我知道分寸，不跟別人瞎說這種胡言亂語。——例如他們說——他們說——

沙佛羅 唔，他們說什麼？

朱禮恩（好像想叫珍納羅出去）我們可不在乎他們的話。

珍納羅 先生，我也不在乎。他是多麼年青，多麼聰明，好看。如果，好像他們說得一樣——（他把那封密封着的信擱在桌上，沙佛羅因此可以很容易的瞧到它）有一個美女，欺騙了他的丈夫，那麼，爲什麼——我確知道埃納司徒先生一定會表示出他是一個——一個——真真正正的君子。

朱禮恩（揮手令他出去）得啦，如果你乖乖地走出去，我們才相信你的話不假。

珍納羅（把櫃檯上的酒壺拿起放在桌上）好吧。——在你們等候的時候，可要一杯酒

嗎？

朱禮恩 不要，謝謝你。——埃納司徒先生回來的時候請你通知他一聲——

珍納羅 好吧。——可否麻煩你們二位先生關照那位年輕的先生一聲，請他注意這封信——就在這桌子上？那是他剛出去後送來的。

（珍納羅下）

朱禮恩（望望珍納羅的背影，然後又望望沙佛羅） 「他們說」——「他們說」！——

沙佛羅（拿起那封信，送到朱禮恩眼前） 奇怪嗎？

朱禮恩（驚愕） 蒂娥多拉！

沙佛羅（把信翻轉過來） 是她寫的——她的印章！

朱禮恩（拿起信，用疑慮的眼光瞧它） 一定——是一封道別的信。

沙佛羅（揶揄他） 笑話！——是幽會的信。

朱禮恩（殘酷地） 沙佛羅，——怎麼你不管束你的——

沙佛羅（好像是挑撥似的） 拆開來瞧——拆開瞧！

朱禮恩（好像是要拆開信的封印） 對，只要證明——不成！（把信放回桌上）那是最可

鄙的行爲！

沙佛羅 你把它放回原處，——原封不動的放回——也許等我來。（手剛伸及信）

朱禮恩（阻止他） 你沒有權處置這封信，——我也沒有權。——把它放下！我並不擔

心。

沙佛羅 但是，天啊，我可擔心，我自認爲很擔心這事。

朱禮恩 我也擔心——

沙佛羅 那麼，爲什麼——

朱禮恩 不過不要讓蒂娥多拉知道我心裏害怕——我並不是擔心她——擔心她的愛情——她的忠誠。——然而我倒擔心我自己——你——還有茂雪黛絲——只彼得——我擔心我們這種恐懼的心情——懷疑——以及那或會因她而引起的問題。（沙佛羅作不耐煩狀）

朱禮恩（繼續下去） 我最擔心的就是惟恐她發覺我口是心非。——除了我之外，——沒有一個人能了解蒂娥多拉。——她是天之驕子，——就算是非失掉她不可，我也要當心不讓她看輕我。

沙佛羅 還有更糟糕的哩！

朱禮恩 不會，這是最糟糕的了！沙佛羅，一個女人可以——而輕視她的愛人，一面愛他；但是只要她一看輕他的丈夫——！

沙佛羅 輕視，真的！因爲你慎重，你有常識，——因爲你沒有接受一個年青美貌和帶着可吮的浪漫的妻子，給予你的引誘。在這種情形之下，慎防並不是懦弱——而是可褒揚的辦法。

朱禮恩 可是這種辦法對於蒂娥多拉這種女人卻是一種侮辱，——自從那人離開我們之

後——

沙佛羅 他自願走的。

朱禮恩 但是我聽任他去。——當時如果我攔着門，對他說「不，不要走！那些謠言都足以相信！一切危險都是由於惡作劇和毒恨所虛構的。——只要我們嚴正的瞪着他們，他們就惟恐來不及的趕忙竄回他們的老家地獄裏去哩。」——沙佛羅，只要這樣一來，就好了。

沙佛羅 不成。——這固然是很好的意思，——但是蒂娥多拉縱然不愛他——他卻愛上蒂娥多拉呢？

朱禮恩（走近沙佛羅，恐嚇他） 你瘋了嗎？你竟相信那種事？（轉身）不！不！（投身椅上）

沙佛羅（冷淡） 到這時候，如果再讓你躲避事實，那未免太對不起你了。你不獨掙扎於謠言和幻想二者之間，——那還是易事，但是在這一對男女心中滋長着一種無以抗拒的殘忍的慾望——

朱禮恩 哥哥，不要這樣說。

沙佛羅 你的勇氣和慷慨，——她的自尊心，——埃納司徒的忠誠，——如果他還有忠誠的話——我意思是說，這三樣都煙消雲滅了。他們互相戀愛着。

朱禮恩 不，不對，你弄錯了——問問茂雪黛絲——

沙佛羅 你去問茂雪黛絲吧。你竟信任一個女人來判斷秘密。

朱禮恩（站起來） 叫我讓他走！而你——你——你是我的哥哥，你發誓愛我，尊敬我，卻冷眼瞧着我跌進羞恥與蠢愚的深淵裏。——你強迫——你命令——他走！

沙佛羅 不錯，他一日不走，我一刻也不能安寧。

朱禮恩 他一旦走了，我卻永遠不能安寧。

沙佛羅 無論如何，他一定得走！（坐在桌上）

朱禮恩 不成，他一定得留下！

沙佛羅 但是，幹嗎——如果她愛上他——那麼，幹嗎要留他？

朱禮恩（帶怒容和反抗的語氣） 聽着，那是什麼緣故！——假使事實確如你所說——如果我把他攆走，我也就連帶把她的心和靈魂跟他一起攆走了。到了那時候，就只剩下了一個空虛的女人軀殼，和我相處一起了。——她戰慄我的親近——她的嘴唇冰冷的壓在我的嘴唇上。

——她的臂膀不肯回覆我的擁抱——她的眼睛冷淡無情，除非是爲了他，永不流一滴眼淚——就因爲了一個妒忌而卑鄙的丈夫把她的愛人從她身旁趕跑！沙佛羅——我一向自尊心很重，我寧可保持着名義上的尊敬，而不願忍受那種痛苦——那種不名譽的痛苦。

沙佛羅 但是只要他一走開，你的家庭就可以太平無事了。——你的事業亦然！外交部的態度分明表示只要一除掉他，你的委任狀就可以批准。

朱禮恩 不錯——可是在這種條件之下，雖然這只是言外之意，我也要拒絕它！——就是他們答應讓我當天國的大使——我也不願對譏謗妥協！——至於埃納司徒——（坐在沙佛羅對面）我告訴你，讓他留下！我可以同血肉做成的人對抗——我可以用極端的真誠，——用我對她的摯愛，和崇拜——抵抗他。但是我卻不能抵抗那因為他之不在而在她心上發生用以代替他的偶像。我能抵抗普通的人——但是我不能抵抗她理想和同情擁護着的殉愛者——讓他留下——讓我來苦鬥！

沙佛羅（嚴肅地） 你一定會毀了你自己。

朱禮恩 不，不會！

沙佛羅 天啊！真的——你一定會毀了自己！

朱禮恩（用手重擊桌子） 那麼就隨牠去吧！——如果上帝或是魔鬼一定要我的命，——那麼就讓我毀滅吧。——可是我畢竟是毀於人的手中，——而不是毀於一個偶像的手中！

（布里安和貝彼得同入）

貝彼得（指着朱禮恩和沙佛羅二人，對布里安） 啊，他們還等在這裏——

布里安（對朱禮恩和沙佛羅） 等埃納司徒嗎？

沙佛羅 我們告辭了。——（望一望朱禮恩）他今天晚上就要動身！

貝彼得 要是他運氣好！（布里安以肘輕推貝彼得令他不要作聲）

衆禮恩（看見這種動作）——運氣好！

貝彼得（狼狽）——我——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什麼事阻礙他。

沙佛羅（果斷的）——當然不會有事阻礙他。

布里安——但願如此。

沙佛羅——但願如你所望。

布里安——啊，我瞧見他拿着劍——亞弗里滋這傢伙。

朱禮恩（注意）——亞弗里滋！埃納司徒和他——

貝彼得（囁嚅）——怎麼，不錯，但是——但是——你們可不明白。

朱禮恩——我們明白。他們鬧翻了，——在什麼地方？

貝彼得——在阿叻沙——當着大衆面前——

沙佛羅——多丟面！——埃納司徒找——

布里安——不，不是！他曾竭力避免它。他有約會在那裏，去接洽旅行的事；那時候，亞弗

里滋和他的朋友正要離開那裏，他們偶然瞧見了埃納司徒，——於是他們就調換了一張靠近我

們的桌子，——於是他們就——

朱禮恩——唔，說下去——

布里安（聳肩）——喲，你知道那班人在桌子上幹什麼，說什麼；他們每抽一口煙就把人家

的名譽侮辱一次，每喝一杯酒就出一個新花樣坑害人，大理石桌面在他們手下就成了解剖檯。他們這種行為，足以作爲一個被他們坑死的好人的墓碑。

沙佛羅 埃納司徒應該躲開——

朱禮恩（動怒） 不應該！不應該！

布里安 他用盡種種辦法躲避他們——假裝沒有瞧見他們，只望着貝彼得和我，——喋喋不休的儘找話說，——談天氣，歌劇，談他要乘的船。但是亞弗里滋卻不肯罷休，——當面指着他，高聲嘲笑他！——於是我調換了一個座位隔在他和埃納司徒中間，——那知道那王八竟大聲嚷起來，——嚷出一個人的名字來！

貝彼得 是的，以致人人都聽見——全屋的人都聽見！

布里安 結果埃納司徒忍不住了。

朱禮恩 他打他？

貝彼得 沒有，還沒有——他要知道清楚。要完全清楚。他走到亞弗里滋的桌子前，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說「誰敢譏笑一個誠實人」？亞弗里滋咆哮着，說「——你，你是他的朋友，——你竟——你同他的太太——」

朱禮恩 蒂娥多拉，——天啊！

布里安 他還沒有說出來！他的嘴卻讓埃納司徒的拳頭封住了。

沙佛羅 戴上手套吧？

貝彼得（插嘴，興奮地） 沒有手套！完全是英國式的——拳術。——砰！（作手勢做出猛然一拳打在頰上的樣子）（對布里安） 在上部，是嗎？

布里安 傷了，上部受傷了。

貝彼得（繼續下去） 亞弗里滋把桌上的玻璃杯——酒瓶和椅子——古騰兒都推翻在地上。他的朋友扶他起來，——於是乎在十分鐘之間，一切事都安排妥當了。

朱禮恩（歡忭） 好極！埃納司徒的助手呢？

貝彼得 是阿斯多侯爵和麥利奧桑塞。

朱禮恩 亞弗里滋的朋友？

貝彼得 因為沒有時間去找別人。

布里安 我提議讓我來做——但是埃納司徒不肯，因為恐怕會連累我的政府——

朱禮恩 那麼，在什麼時候——明天？

貝彼得 不。亞弗里滋要在明天，但是埃納司徒堅持要在今天。

朱禮恩 幾點鐘？

貝彼得（猶豫） 埃納司徒不許——

朱禮恩 惟恐我代替他！——貝彼得，告訴我在幾點鐘。

布里安（阻止他） 貝彼得，不成。

朱禮恩 爲什麼？

布里安 你們都幫助亞弗里滋助成他的詭計。——你明白嗎？——他早就希望如此——希望造成一個公開的醜聞！——這正是他的詭計，直到現在，他仍利用污穢下流的言語來向你挑戰。人人都知道那是謊語！但是現在——他用一種特異的武器——與人決鬪以證實這種謠言。他賭咒說，你一定不能獲得這張委任狀。他激動，絕望——意欲排萬難以行其志——而你則反而助成他！他把你拖進謔言之深淵裏，讓人人都知道這事，而且也許會釀成慘劇哩。——沒有一個政府敢置之不問它。天啊！——和這種卑賤的耗子決鬪，簡直是瀆神的行爲吧！

沙佛羅 那是西班牙的方法——因爲我們都愛音樂。

布里安 不錯，但是請你不要見怪，我要說你們西班牙的方法簡直和你們西班牙酒一樣——都是陳舊過時的！好像繪畫一樣，你們西班牙的方法正像你們老朽頹圯的堡壘一樣，非常的令人不舒服。可是在我國——

沙佛羅 你們都是——冷血動物！

布里安 我們並非全是——你不信！誹謗不能無天無法的擾人。雖然我們也有這種現象——可是我們對付牠的辦法可不同；我相信這種辦法要比你們的好一點。你瞧——就在這裏，你讓一個壞蛋從心所欲的傷害你，——沾污你的名譽，——招災惹禍，散佈謠言；——然而到

了你要報仇——要懲戒他的時候，——你反而讓他把六寸長，冷冰冰的鐵器刺進你的胸膛。多妙的意思，假使你自己歡喜的話，——但這只是一宗吃虧的買賣啊！

沙佛羅 但是榮譽——

布里安 哈，見鬼！我的好人，榮譽只是個人範圍以內的事，——要自己提心吊膽的防護着。連老天都管不了，讓牠玩弄於信口雌黃和惡毒心腸的人的掌握中。

朱禮恩（用一種聲調，表示他早就打好主意） 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對付亞弗里滋這種人呢？

布里安 正如埃納司徒對付他一樣——還有許多類乎此的辦法！打他，蹴他，用火烙他——殺他！只要你喜歡——可是當心，不要反而讓魔鬼把你殺了！只要你給他一個機會，他必會辦得到。

朱禮恩（嚴肅地） 不成，他一定辦不到。

布里安 天啊，他一定辦得到！在今天他有全馬德里最強健的膀子和最靈敏的手腕。

朱禮恩 但明天就不成了，——我可以保證。（對貝彼得）貝彼得，他們什麼時候碰頭。

貝彼得（畏懼地望一望沙佛羅） 什麼——什麼——在四點鐘。

朱禮恩（對沙佛羅，急急的瞧一瞧錶） 正是時候了——來吧！

布里安（對貝彼得） 孩子，你鑄成大錯了。

貝彼得（對沙佛羅） 父親，我做——錯了嗎？

朱禮恩（快樂） 鎔成大錯！（把雙手擱在貝彼得肩上）你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今天你做了一件生平最偉大的事——（對沙佛羅）沙佛羅，——如果我遭遇了什麼，——不管是好是歹，——把我的財產分一半給貝彼得——如果他都耍，就全部送給他。——除此之外，我還要永遠感謝他。

沙佛羅 是怎麼一回事？你要打算好這「紀念日」？

朱禮恩 真是一個「紀念日」。

布里安（警告） 朱禮恩，請你，請你不要看輕你的敵人。等你會見亞弗里滋的時候——朱禮恩（用一種神經質的狂喜態度） 不管是什麼東西，不管是什麼人，我總當他是這麼一回事。偉大的主宰啊，我把牠當是一種解放——一種解放！一直到現在為止，「誹謗」老是纏着我，追蹤着我的脚跟。侵入我家中，蟠據在我的座位上，潛伏在我床上，無論是在睡夢中或是清醒的時候——無論是白天或是深夜，每分鐘——都纏着我——一直到現在為止，我總不能觸到它，提到牠。沒有什麼東西，沒有什麼人，正因為人人都這樣對待我。但是現在這一層難以捉摸，詭譎有毒的翳霧，——這一團鬼火，使我痛苦，牠逃避我，而又愚弄我。——現在它已變成一個實體，一個具有人形的東西，我可以伸手攫住牠，放在眼前瞧了！——它不再是一個幽靈，——它是一個人——亞弗里滋！你奇怪我是多麼的快活嗎？——沙佛羅，來吧！

（攙着沙佛羅的手，連忙走出去；在他們經過走廊時，可以聽見他們談話的聲音，夾雜着笑聲）

布里安（在朱禮恩之後追呼）上帝保佑你——勇士！又有了一個人——（向下面指）要對付亞弗里滋了。（稍停，對貝彼得）孩子，我們竟把事情弄成這個樣子。

貝彼得 不，我們沒有錯。——亞弗里滋非等到會着埃納司徒之後——總不會同朱禮恩決鬪。

布里安 一定嗎？

貝彼得 當然囉，——規則上規定這樣。

布里安 哼，他會遵守規則，——那無賴。

貝彼得（用確實曉得的語氣）啊，上尉——亞弗里滋也許是一個如你所說的無賴，不過，歸根到底，他仍不失為一個君子。你不明白嗎？如果他讓朱禮恩殺了他，或是使他殘廢了，那豈不是太便宜了埃納司徒嗎？他有優先權啊。

布里安（拿起一杯葡萄酒）祝他好自爲之。

貝彼得 萬一事情非如我所料——朱禮恩也必定能夠小心行事。亞弗里滋這傢伙，你知道他是什麼東西？——正如你們英國人所謂——a cat（一隻貓）！a bouncer（一個善於吹牛者）

布里安 貝彼得，是 cad（無賴），cad，——還有是 bouncer（粗人），——不是 bouncer——

貝彼得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說——他喜歡吹牛嚇人。

布里安 不錯，在你們國中，這種人多得很——喜歡吹牛和嚇人。可是，見鬼！只要他們手上拿了一把劍的時候，他們就行不虛言了。——或者還要厲害點哩。

貝彼得 但是如果埃納司徒知道朱禮恩跟着他——那末，他一定會——

布里安 他一定不會知道的。

貝彼得 他一定不會知道——

布里安 那就好了！——正可以成全他的心願！但是現在一個字也不要洩漏——那祇會刺激他——

貝彼得（好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 布里安——我不管別人的閒話——你也不是傻瓜！

布里安 好極了，謝謝你——祇求你不要說什麼話去打攪埃納司徒。這可憐的人已經苦夠了。他究竟爲了什麼呢？他做過什麼事呢？

貝彼得 上尉，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你是我們的朋友。——你是一個熟悉人情世故的人——和我一樣。（布里安一面整理他的單眼鏡，一面帶着揶揄的態度，轉身向貝彼得。貝彼得照舊繼續說下去）不錯，除了夏天之外，我總是旅行。我到過桑色巴斯坦（San Sebastian）。

在那裏海水浴，我曾往參觀過上流社會——參觀過那廣大的世界。有一次我在哈瓦拿（Havana）住上整個冬季，——住在我舅舅的銀行裏，——那時還沒有美國人來，——還沒有他們那種狹窄的見解和公開的神氣。——我告訴你——埃納司徒和蒂娥多拉——

布里安（舉起一手轉身向外）請你不要說下去，我不要聽。

貝彼得 不，——沒有什麼！我祇是說他們不——正好像你們倫敦人所謂——不夠聰明吧了。哼，我親眼瞧見——

布里安（做手勢，令貝彼得住嘴）得啦，不用告訴我！——除非是我兩眼親自瞧見的東西，我什麼都不相信。——所以現在我只相信一半，——因為（指着他戴單眼鏡的一隻眼）這隻眼瞧不清楚。

貝彼得 喲——他們應該謹慎一點。一個人對朋友總應該盡這種責任。——在這馬德里地方，生活永遠沒有變化——人民很少有娛樂——沒有消遣。——不錯，我們也有鬪牛，歌劇，戲院，跳舞，——可是年年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那些謠言倒常常是日新月異哩。

布里安（打斷他的話）那些謠言並沒有根據，我在馬德里住了這麼長久，我可不信就瞧見過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兩人當衆在一塊。——當然，也許偶然有一次也未可知。

貝彼得 正是！萬一如果就在那一次有一百個人瞧見他們，那末實際上，也就無異於只有一個人瞧見他們一百次，——或是五十個人瞧見兩次——或是二十個人五次。——他們瞧

見了之後，就去告訴他們家裏的人——而家裏的人又相繼告訴左鄰右里——過後，左鄰右里又——

布里安（以手重擊桌子）他們！他們！（站起來）你知道他們代表什麼？他們簡直可以代表亞納尼亞斯（Ananias）和沙菲拉（Sapphira）——不錯，——他們的門牌上和名片上都刻着這個名字。在他們死後，教道記錄上要寫着「他們亞納尼亞斯和他們沙菲拉」。當上帝——爲了兩個知禮合法的男女——把他們驅逐到他們最後所捏造的奇謊大謬之中的時候，報紙上就登載着「他們」先生和「他們」太太——他們的的朋友都稱之爲亞納尼亞斯和沙菲拉——猝死的消息！

貝彼得 不過聖經上可沒有「他們」這兩個字。

布里安 不——正因爲他們的名字象徵着邪惡，所以聖經上不願再提起它——「他們」！「他們」！天啊，我每次聽見這兩個字，總要合掌（合掌）祈禱，末後再加上一句——「慈悲的天父，把我從「他們」之間救出來！」

（埃納司徒入）

埃納司徒（對貝彼得） 噢，孩子！——布里安，你們不用等我。

布里安 我以爲我們也許能幫你一點忙。

埃納司徒 不用，謝謝你們。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在一個鐘頭以內，什麼都可以解決啦。

(拉鈴索)

布里安(注意埃納司徒冷笑的神氣)這是一件好事——你卻處之泰然。

埃納司徒爲什麼不?如果我結果了他，對於世界會好一點，——萬一事情相反，——那麼，對於我個人方面也好一點。

布里安你這種態度會助成他呢。

埃納司徒(搖頭，獰笑)絕對不會!

布里安唉，我瞧見他在擊劍俱樂部裏盯着你，就好像毒蛇盯小鳥一樣——但是你一直都不知道這回事!

埃納司徒幸虧我不知道!否則我早就把全部本領顯給他看了。

布里安(明白他的意思)啊，我明白了。妙極!——多麼西班牙化!

埃納司徒(低聲對走進來的珍納羅)珍納羅，——立刻就有幾位先生來同你接洽，借用你的咖啡館。

珍納羅先生，不錯，——他們已經來過了。

埃納司徒噯，——瞧瞧那通走廊的門有沒有鎖上。

珍納羅是，先生。(出去)

布里安唔，我想你要單獨休息一會吧。

埃納司徒（應銜） 不忙，——那二個助手還有一會兒才來找我哩。（珍納羅又入）

埃納司徒（對珍納羅） 我立刻就要出去，不再回來了。——在我走後——他們就要來搬行李——請你關照他們準時搬到火車站，趁夜車到加的斯（Cadix）去。

珍納羅 是，先生。——趁夜車到加的斯去。（下）

貝彼得 但是——埃納司徒——

埃納司徒 喔。

貝彼得 假使——假使有什麼——什麼三長兩短？

埃納司徒（兩手攔在貝彼得肩上） 孩子，不必擔心。

貝彼得（懷疑地搖搖頭） 唔——唔——如果他力所能及——他必定要送你到鬼門關去。

埃納司徒（歡忭） 哈，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在鬼門關那裏，我可以不需要那些箱子

它們仍然可以繼續——

布里安（突然從思索中驚起） 該死！——究竟是什麼鬼東西把你拉到阿叻沙去。

埃納司徒 你早就知道我約好莫里羅在那裏會面啊。

布里安 固然不錯，可是幹嗎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只要再遲一分鐘，亞弗里滋就走了，

——根本就不會有這回事啦！

埃納司徒 是的，這是命中註定的，就在這一分鐘，命運之神決定要發生這樁事。布盧

安，你試想想看，在整個無邊無際的空間與時間之中，偏偏就在這一分鐘——鐘擺搭的動一下——讓我和亞弗里滋不期而遇。這是機會使然！沒有這機會，對於他的傷害貶抑，我只能終生含羞忍辱，忍氣吞聲，直至我意志搖動，孤立無助，噤不能聲，束手就縛爲止！你明白嗎，這一次的事情，明明是機會，或是命運之神，或是什麼神靈的意思，決定要消滅他卑鄙的行爲，懲戒他？——啊，親愛的布里安，假如冥冥之中有一種神權支配着人類行爲的善惡，那麼，你以爲亞弗里滋這種人還能夠繼續不停的爲非作惡——殘忍無恥，帶着勝利的快活——以終其生嗎！你不相信終有一天，他的罪惡一定會得到報應！——如果這種人，在破壞了人家清白的名譽，把君子淑女極端誠實，坦白的行爲強扯爲可恥胡塗之後，猶能逃避上帝或是人類的譴責，——那麼這個世界還成什麼世界？——它還值得製造，值得擁護嗎？——不，布里安，你是我的朋友，你不應該埋怨上天賜福於我這一刻，把我引到亞弗里滋面前。明天命運之神也許在等待我，可是無論如何今天我受了她的恩惠，——她對於我只有好意。

布里安 我希望你說得不錯，但是我永不像你一樣，相信那位命運女神的善意——我曾經目睹她玩弄過幾個高貴良善的人。（改變語氣）啊，在什麼時候——什麼時候開始決鬪？

埃納司徒 四點鐘。

布里安 一定是在城外吧。

埃納司徒 不，——時間來不及，——那些助手主張在室內舉行。

貝彼得 不是在阿伽沙——爭吵的地方吧——？

埃納司徒 不，就在這裏。

布里安（對埃納司徒） 就在這屋子裏？

埃納司徒（走到右面門口） 就在這走廊的盡頭——（對貝彼得） 就在我放劍的地方。

（開門）很大的房間，光線很充足，——還有扶梯，可以直通下面的院子。——我們可以安安逸逸的停在那裏。以前這間房間也會同樣使用過哩。——布里安，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幫我一點忙。

布里安（走近他） 我願盡我的力量，老朋友。

埃納司徒 這時候，朱禮恩一定已經聽到阿伽沙的事情了。

布里安 啊，當然囉。

埃納司徒 如果你能夠——（瞧錶）到外交部，或是到他家裏去找他，——向他說明，並非是我挑釁，——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他喜歡你——設法把他拉住，一直到這樁事完結之後——不要讓他離開你眼前——如果沒有什麼事，那麼只要對他瞎扯瞎拉就成啦。

布里安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誇大其辭，把事情說得率直一點，——不過你得再

告訴我一聲——你真有把握嗎？

埃納司徒 我只知道盡我的力量。

布里安 單是「盡力」還不夠，——對付那王八，只能置諸於死地。結果他，孩子——結果他，——否則，把他打得和死差不多，一兩個月都沒有知覺才好！（伸出雙手）祝你運氣好，上帝保佑你！

埃納司徒（鬱鬱不樂） 再會。

布里安 多難聽的字眼，——我永不說這二個字。再見——再見好了！貝彼得，還有你再見！

（把手指攔在唇上，表示靜默而下）

（珍納羅的歌聲又起，他出現於門口時，正碰着布里安出去，他讓路給布里安。）

珍納羅（入，對埃納司徒） 先生，有人找你。

埃納司徒 我現在沒有空。

珍納羅 先生，我對她說過，可是那位太太一定要見你。

貝彼得 妙極！一位太太？

珍納羅 先生，當然沒有錯——她又沒有蒙着面紗。

埃納司徒 那位太太獨自一個人來嗎？

珍納羅 先生，是的——我可以說是單獨一個人——因為她只帶了一個女用人哩。

埃納司徒 我下去會她。（正要出去）

珍納羅 先生，對不住，——現在正是音樂演奏的時間——咖啡館裏有許多客人——而且那位太太哭過。

（埃納司徒顯然煩悶不安）

貝彼得 沒有蒙面紗，又哭過來——其中有理由——吧了，讓我出去吧。（對納羅）你在等什麼？

珍納羅 等吩咐帶那位太太進來。

貝彼得 怎麼，難道你不懂得把你份內的事情辦得更妥當嗎？你一定要常常請太太談房間，尤其是在她哭的時候；——並且在她一走進來之後，——隨便什麼人都不能放進來。

珍納羅（對埃納司徒） 先生，你吩咐我？

埃納司徒 你沒有問她的名字嗎？

珍納羅（照常笑嘻嘻地） 先生，屋中沒有這種規矩，——不過（猜想地）也許就是寫信的太太吧。

埃納司徒 什麼信？

珍納羅（走到桌子旁邊） 我把牠擱在這裏。（拿起信）唔，在這裏。（把信遞給埃納司徒）在你剛出去之後送來的。——她說，她非見你不可。

埃納司徒（神經質地望望信然後又望望貝彼得） 唔，唔，不錯——請那位太太進來。

(珍納羅下)

貝彼得 妙極！埃納司徒，你多聰明！你辦得恰好。

埃納司徒 你以為——

貝彼得 正是！——正好像外交家所謂尋開心一樣！多美！和亞弗里滋爭這一樁新的事。再會，祝你運氣好！還有埃納司徒，如果有什麼事的話，我就在近處。(連忙走出去)

埃納司徒 (展開信) 蒂娥多拉！(讀信)「我懇求你不要和朱禮恩爭執！無論他說什麼——請你容忍他！我求你以我們兩人對他的愛護——而容忍他。朋友，記着，我崇拜他——他和我兩人正處於不幸之境！」

蒂娥多拉 (出現於門口) 我還來得及嗎？

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你不應該到這裏來，蒂娥！

蒂娥多拉 不必關心我——現在可到了關心你自己和朱禮恩的時候哩。——他在那裏？我有話跟他說，——也要跟你說。

埃納司徒 但是你幹嗎要到這裏來，——而且又是單獨一個人？

蒂娥多拉 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了。——況且我又要非見你不可。

埃納司徒 但是茂雪黛絲可以——

蒂娥多拉 不，她不肯，——沙佛羅不許她當衆和我在一塊，不管在什麼地方都不成。

埃納司徒（暴怒） 沙佛羅！

蒂娥多拉 埃納司徒，這就是他們招惹出來的結果。（指着埃納司徒手中的信）我等你的

回音——

埃納司徒（指着信） 我現在才接到。

蒂娥多拉（激動地） 我等你的答覆，——確確實實的回答我——我再受不了了。

埃納司徒 不過，蒂娥多拉，你竟到這裏來！如果讓人瞧見你，——

蒂娥多拉（辯護） 那又會怎樣呢？他們什麼沒有說過，他們還能說什麼？我可管不了

我什麼都不管。——只要你不決鬥就成了。

埃納司徒（反對） 但是蒂娥，你不知道事情的底蘊哩！

蒂娥多拉（仍帶命令的語氣） 不，不，不，——不管是什麼，——就是天大的事我也不

管。——總而言之，你不應該爲我而決鬥。

埃納司徒 你不知道——那種侮辱。

蒂娥多拉（指着那仍在埃納司徒手中的信） 可是，我警告你，——我求你——（感情衝

動地）容忍他。

埃納司徒（迷惑） 你是指朱禮恩？——

蒂娥多拉 茂雪黛絲告訴我，他同沙佛羅到此地來，——沙佛羅恨我們——恨你和我兩人

——我就明白他們來幹嗎？但是你不能爲我而決鬪！——你和朱禮恩——爲了我——而互相拚命！

埃納司徒 然而，蒂娥，朱禮恩和我並沒有爭吵過。

蒂娥多拉 你答應我——你說真話？

埃納司徒 當然。

蒂娥多拉 你原諒——那侮辱嗎？

埃納司徒 他沒有侮辱我。

蒂娥多拉 但是，你方才不是說——

埃納司徒 亞弗里滋——不錯？

蒂娥多拉 亞弗里滋！你不顧布里安的警告而同他爭吵嗎？

埃納司徒 不——他強迫我爭吵，——他蠻不講理，——瘋狂得——好像喝了毒酒一樣。

他知道我今天就要動身，——以爲我躲避他；只要我一走開，他的謊話就會不打自招了。——爲了這個緣故，他氣極了。

蒂娥多拉 我還是不許你這樣，——你不能爲我而決鬪。

埃納司徒 那麼——就算是爲了一個女人，——隨便那一個女人都成——爲了她的名譽在杯酒亂揮之中爲猥褻諷刺的言語所玷污，——直到每一個角落都響應這種侮辱，——比醉酒鬼

的吵鬧更清楚，更惹人注意。

蒂娥多拉（屈服） 天啊。埃納司徒，真是這樣嗎？

埃納司徒（緊握雙拳，用激烈震動的聲音） 啊，蒂娥多拉，當我面對着他的時候，我要明白真相！

蒂娥多拉（抑制自己） 但是世界一定會知道那是爲了我——他們一定要問，幹嗎迴護我的名譽的是你而不是朱禮恩——埃納司徒，你應該想到這一點，你應該避免同他爭吵——

埃納司徒（打斷他的話） 我也試過了。

蒂娥多拉（繼續不停） 不惜用任何代價，——同種種方法——

埃納司徒 布里安可以告訴你——我曾經如何設法避免它——一直到他們當面侮辱我。

蒂娥多拉 但是，那只是屬於朱禮恩份內的事，——也是我的事。你沒有權力——把牠當做自己的事，同他爭吵。——（想結束事情）那簡直是——南莽行事。

埃納司徒（驚訝） 蒂娥多拉！

蒂娥多拉（帶着驕傲，幾乎是冷淡的態度） 這是朱禮恩的權利——他個人的權利只有我的丈夫——除了他之外，別無他人——有資格迴護我的名譽。

埃納司徒 但是蒂娥多拉，對付這種人有犧牲性命的危險哩。——當兩劍交綏的時候，結果往往不可預料。亞弗里滋的手藝是盡人皆知的——你明白了嗎？

蒂娥多拉（無力地）唔。

埃納司徒 那麼，朱禮恩和我兩人之中，一定要有一個——

蒂娥多拉（斷斷續續地）朱禮恩或是——你？

埃納司徒 在他和我兩人的生命之間，你不猶豫一下嗎？

（兩人皆默默無言，互相注視着）

蒂娥多拉（好像勉強自己決定一樣）朱禮恩自己會決定一切。

埃納司徒 可是蒂娥，你想想，——我已經——當着亞弗里滋的朋友以及另外許多人面

前——面無畏色的——攻擊他。——他有機會要我的命。如果我拒絕同他一見高下，結果他一定會害死我。——真有其事！

蒂娥多拉（明白真相驚恐）不，不，他絕對不會這樣！不——讓朱禮恩去決定一切。請

你——去告訴他——或者，來吧，——讓我們去找他。（向門口走去，突然止步靜聽）怎麼——我想我聽見朱禮恩的聲音。（此時可聞關門聲）

埃納司徒 不會有人來找我。

蒂娥多拉 我們不去嗎？

埃納司徒（瞧錶）現在沒有時間了。

蒂娥多拉（迷惑）怎麼？沒有時間？你意思是說——今天你和亞弗里滋決鬪？

埃納司徒——在四點鐘。

蒂娥多拉（如癡如狂）——不！我不許你，——這是最末一次——我——（可聞人聲）是誰？一定是有人來找你。

埃納司徒——差不多是他們來的時候了。（走到門口，向外張望）

蒂娥多拉（帶害怕的聲音）——誰是你的助手？——布里安上尉和——

埃納司徒（搖搖頭，打斷她的話）——是阿斯多侯爵和麥利奧桑塞。

蒂娥多拉——他們！他們是亞弗里滋的朋友。

埃納司徒——最初！——

蒂娥多拉（驚惶）——萬一讓他們瞧見我在這裏！

埃納司徒（安慰她）——不，不會的！——也許不是他們。（聲音又作）並且——就算是他

們瞧見你——

蒂娥多拉（傷心）——埃納司徒，我的勇氣都消失了——完全消失了。——我發抖得像一片

樹葉！

（敲門聲，繼而又有說話的聲音）

埃納司徒（靜聽）——不會是他們吧！（走到走廊門口）聲音從這裏出來。

蒂娥多拉——是朱禮恩的聲音，——確是他的聲音！——還有沙佛羅的聲音！

（響聲又作，夾雜着扭門的聲音）

（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靜靜地站着，不知所措。）

（此時門外有呼喊聲：「開——開開門！」）

貝彼得（在門外） 開門，埃納司徒！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 貝彼得！是貝彼得！（四面找尋，好像是想奪門而逃）

埃納司徒（攔阻她，打開走廊的門） 不，不，不用走——就留在這裏！不過是貝彼得

吧。——蒂娥，留下！

（埃納司徒走進走廊裏。當他開走廊另一端的門的時候，可聞混亂的人聲）

（蒂娥多拉驚恐，煩惱，衝向右方門口。打開門，因此可聞咖啡館傳來的音樂聲，亂闖

闖的談笑聲；繼而是布里安和珍納羅爭辯的聲音）

布里安（在室外） 沒有關係，我認得路——

珍納羅（反抗） 但是有人和他在一塊——

布里安（聲音越近） 胡說，我剛剛才離開他——

蒂娥多拉（神經錯亂） 布里安上尉！

（她停了一會，好像是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此時走廊外說話聲音越來越近，咖啡館的混亂聲越來越厲害。她感到一種突然而來的痛苦，立刻衝進寢室裏。）

（埃納司徒自走廊外走進來，貝彼得跟在後面）

貝彼得 只有你一個人？

埃納司徒（朝四周望一望） 是的，是的。（自言自語）謝天謝地！

布里安（入，感情衝動地） 朱禮恩和你的助手都來過了！（帶驚駭的聲音）你們兩人是

怎麼一回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埃納司徒（暴怒） 這孩子出賣了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們。

布里安 可是，並不是他的意思——他們強迫他如此。

貝彼得 朱禮恩趕到亞弗里斯家裏，——把他連同他的助手，一齊拉到這裏來——強迫他

決鬪——於是他們就像魔鬼一樣的打起來！

布里安 朱禮恩——受傷了？

貝彼得 我相信是致命傷。（走廊上傳來腳步聲）他們帶他來了。

朱禮恩（自走廊入，掙扎着，想擺脫沙佛羅的扶持） 不，不用這樣，——放我！——關

起門來。——不要讓那耗子瞧見他究竟把我傷害得怎樣！（沙佛羅走進走廊裏）

埃納司徒（作懇求狀） 朱禮恩，這本來是我份內的事！——你沒有理由代替我！

朱禮恩 孩子，沒有關係——我仍舊留下給你——並且比我更好——

（退後，倚靠近門旁的衣櫥以爲支持）

沙佛羅（入） 朱禮恩，來吧，你必得躺下——

埃納司徒 不錯，到這裏來。

（他走到寢室門口，開開門，發見蒂娥多拉在內。面部現驚愕之色。他倉猝地把門關上，以背遮門，好像是要堵塞去路一樣，面上顯然帶傷心的樣子。）

朱禮恩（向門口前走一步，止步，喘息着，好像是感覺劇烈的痛苦） 等一會——請你
我不能夠——埃納司徒——

（埃納司徒回轉來扶持他，向寢室門口走去，一直到近門處一長椅的地方停下）

朱禮恩（扶着椅子） 埃納司徒，——就在這兒——歇一會。（衰弱） 唔——這樣比較好過一點。——（稍停） 埃納司徒，——現在——（更衰弱） 去找——找——蒂娥來——

埃納司徒（張惶） 蒂娥！（鎮定） 朱禮恩，你不會——

朱禮恩（以手置胸前，氣喘喘地） 我恐怕——唔——你去——帶她——到我跟前。——千萬不要告訴——她，——我是——（對沙佛羅） 讓我躺下。

（向寢室前走一步，突然疼痛難熬，狂喊一聲，撲倒椅上）

蒂娥多拉（爲朱禮恩的呼喊聲所戟刺，自室內疾馳而出） 朱禮恩！

（朱禮恩聽見她的聲音，身體向她移近點，驚呆地凝視着她）

蒂娥多拉（在他面前跪下） 朱禮恩，你不瞧見嗎？——我是蒂娥，是你的妻子！

朱禮恩（迷惑地凝視着空間）我的妻子——早就——在此地，——不對！

沙佛羅 兄弟，不錯，那就是你的妻子！（指着埃納司徒）而這位就是你的朋友！

朱禮恩（眼睛朝四面搜索，好像是要知道他自己究竟身臨何地）這裏！（稍停）什麼

你竟在——這裏？

埃納司徒（興奮地）真的！——怕怕你和我——怕我們兩人決鬪——

沙佛羅（殘忍地阻止他）那麼，爲什麼要躲起來？（指着寢室）簡直就像犯罪一樣——

躲起來！

蒂娥多拉（痛苦地分辯）不，不，不，朱禮恩！

朱禮恩（推開她）沙佛羅，你說得不錯——是幽會。

埃納司徒（瘋狂地展開蒂娥多拉的信）朱禮恩，信在這裏，你就可以明白真情！

沙佛羅（對埃納司徒和蒂娥多拉二人）啊，他明白了，——不錯，現在他明白了。

朱禮恩（自椅中半站起來，雙手擦眼，好像是要消滅眼前的迷惑一樣）不，不——幻

想！祇不過是幻想吧！（投身椅中）

沙佛羅（暴怒）不，不是幻想！他們是叛徒——是血肉做成的叛徒！（疾馳至埃納司徒

面前）今天的事，我要——（作勢要打埃納司徒）

埃納司徒（捉住沙佛羅舉起的手，放下它）好的，好的，——好的，——等一會，只要

你喜歡——你可以殺我，而且我至死還要求天保佑你，——不過，瞧上帝的面，——讓我先去
找亞弗里滋算帳！

（疾馳入走廊，布里安跟在後面，亦入）

第三幕

佈景與第一幕相同：在朱禮恩會客室中。時間與前一幕事件發生後相距僅數小時。室中只有鋼琴旁邊的燭臺和大廳中間的燈點着火。通陽台的拱門上帷幔下垂。

（幕啓時，貝彼得自朱禮恩寢室中慢慢走出來）

僕人（靜靜地走進來，聲低如耳語） 布瑞安上尉來了。

貝彼得（點頭） 嚶。

（僕人開通大廳的門，布瑞安入）

布瑞安 那位好人怎樣啦？

貝彼得（躊躇） 很難說。

布瑞安 還不至於無可救藥吧？

貝彼得 朱禮恩自認爲不過是輕傷吧了。

布瑞安 醫生怎樣說？——有轉機嗎？

貝彼得 唔，醫生說如果能使他安靜就可以恢復健康。可是他連床也不肯多躺一會，每隔幾分鐘就要爬起來，好像是從惡夢中驚醒的一樣，在房中踱來踱去，假裝着沒有受傷，並且不

斷的問起蒂娥。

布里安（驚異） 怎麼，蒂娥多拉不同他在一塊嗎？

貝彼得（含深意） 什麼！自從他去會埃納司徒——以後？

布里安（警告） 天啊，如果你們再不當心一點，結果對於朱禮恩，你們就會幫助亞弗里滋完成他力所未及的工作。

貝彼得 哼，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我父親一定會找他算賬去，（做手勢）把他算個遁透。

布里安 妙極！——但是這筆賬已經算清啦。——而且是一筆勾消了。

貝彼得（激動地） 是埃納司徒幹的嗎？

布里安 真是好傢伙，——雖然這也許會影響及我的飯碗問題，但是就算是丟掉大使館的職務，我也要參予其事哩。

貝彼得 還沒有——「結果」嗎？

布里安 除非是連魔鬼也不要他做伴，亞弗里滋才會好起來哩。不過，無論如何，他此生總不能再同人決鬪了。他那驚人的膀子也愛莫能助了。

（茂雪黛絲自右門入）

貝彼得（歡快地迎接她） 媽，親愛的媽，那豈不是開心的事嗎？——亞弗里滋不能再傷

害爸爸啦！他受重傷啦！

茂雪黛絲（望着布里安，請求他解釋） 是埃納司徒幹的嗎？

布里安（頷首表示「是」） 他們是在四點鐘——正是他們本來約好的時間——開始決鬪的。

貝彼得（走到陽台窗前，拉開窗簾，在燈光炫耀的大街中可見亞弗里滋家裏，黑漆漆的沒有絲毫燈光） 看啊，媽，亞弗里滋家裏一絲燈光也沒有，——就像是白天一樣沒有點燈。（喜悅）我去告訴爸爸。

茂雪黛絲（在貝彼得走到門口時呼喚他） 還告訴他一聲，我想見他。——馬上想見他。

（貝彼得下）

布里安（對茂雪黛絲） 蒂娥多拉呢？

茂雪黛絲 我丈夫不許我們——在生人之前提起她的名字。

布里安 但是我自以爲是一個老朋友——而且我有消息等着傳達哩。

茂雪黛絲（興奮地） 他走了吧？

布里安 沒有，——他要先見過蒂娥多拉和朱禮恩一面——才肯走。

茂雪黛絲 難道他神經錯亂嗎？

布里安 我也這樣問過他。

茂雪黛絲 如果他真的到此地來——我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布里安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竭力拉住他，讓他能平平安安上路去。——那可憐的人完全是孤獨無依的，——他自從到馬德里後，就一直住在這裏。除了這一家以外，他就找不到能夠依靠的人。他現在精神錯亂，——瘋瘋顛顛的，——對於一切東西都感到絕望。——在他來的時候，請你招待他，——不要趕他出去。——

茂雪黛絲 但是萬一別人知道——他來過，那可怎麼辦？

布里安 頂括括的外交手段！——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這種——這種——（躊躇不能言）謔言造成的悲劇告一段落吧！並且，幹嗎要瞞人——幹嗎他不能來？

茂雪黛絲（奇怪地） 什麼原故？

布里安 他當然可以來。

茂雪黛絲 你不相信——他和蒂娥多拉——？

布里安（打斷她的話） 並不比你和親熱——（茂雪黛絲極爲驚駭他用這種拙笨的比

較）

布里安（急忙改正自己） 對不起，太太。我只不過是要證明它吧。（此時可聞沙佛羅對貝彼得說話的聲音）如果你能夠勸勸——沙佛羅先生——（指着門，意思是指沙佛羅；然後轉身欲去）

茂雪黛絲（止住他） 等一等，——你自己可以證明事實。

沙佛羅（在門口） 有什麼事？

茂雪黛絲 沙佛羅，——蒂娥多拉要求見見朱禮恩——

沙佛羅（向茂雪黛絲走去，厲聲呼喝） 你違背我的命令！

茂雪黛絲 沙佛羅，沒有，——我沒有同她說話——我聽見她的請求。

沙佛羅（轉身作出去狀） 我不要聽——我一個字也不要聽——

茂雪黛絲 她祇要求向朱禮恩告別——然後她就走。

沙佛羅 她要走就走，用不着這種繁文縟節。——現在我告訴你應該——

茂雪黛絲 此刻我實在不能把那痛苦可憐的人攆出去。——既然出了今天這種謠言，——

她還能到那裏去躲避人家的指謫呢？——還有什麼地方歡迎她，讓她棲身呢？

沙佛羅（考慮） 到她愛人身邊——就在那裏，我們很驚奇的碰到她——

布里安（動怒） 沙佛羅先生！——（抱歉地）請你原諒我的干涉。——在這完全是家庭

瑣事，——環境使我宛如成爲其中一份子，——我常以得到朱禮恩——和他太太——的友誼爲

榮幸。我雖然不清楚蒂娥多拉今天的——目的，但是只要你肯費神研究一下真情，你一定曾後

悔你剛才所說的，——我敢以我的性命來打賭！

茂雪黛絲（膽怯） 我們也許錯待了她——

沙佛羅（驚異） 什麼！

茂雪黛絲 也許——也許會——

沙佛羅（打斷她的話） 你竟迴護她——你竟是這種女人！

茂雪黛絲不，我並不是迴護她，——我也和你一樣深信——她的罪惡誠然是太卑劣了，——她的罪惡誠然是太過明顯，——但是這不關我的事，用不着我去責罰她。（沙佛羅不耐煩地背過身去）那是上帝的職務。

沙佛羅（殘酷地） 那是朱禮恩的職務，——可是現在，就是我的職務了。

布里安（聳肩） 不錯，可是要瞧你辦得好不好！

沙佛羅 不管是誰都不能在這裏代她求情！——我的兄弟現在已不愛這個女人——

茂雪黛絲 那是理所當然的！至於你，你是他的親人，她既然玷污了這個家，你把她撵出去，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樁事已成過去，她不再是一個犯罪的妻子，而只是一個可憐的孤立無依的女人罷了。——所以我必須要盡我的本份去安慰她，憐憫她。

布里安（自言自語） 也是這種女人！

貝彼得（雙手伸出作懇求狀） 爸爸，真的只要你瞧見蒂娥多拉，保管你會可憐——

沙佛羅（殘忍地） 可憐！可憐！——除了他之外，——我誰都不可憐——（突然泫泫淚下，聲音震顫）啊，朱禮恩，我的兄弟——我可憐可愛的兄弟啊！（把頭伏在貝彼得肩上一）

茂雪黛絲（溫柔地）沙佛羅，——蒂娥多拉——不是也愛朱禮恩嗎？

沙佛羅（轉身向她，聲音嚴厲）不！不對！（走到左面門口；止步，指着朱禮恩的寢室）不許她踏過這門檻！

（沙佛羅下）

布里安（望着沙佛羅）茂雪黛絲太太，你的丈夫是——

茂雪黛絲（冷淡地）唔，布里安上尉？

布里安（聳肩）我猜是一個西班牙人。

（僕人入）

僕人（宣佈）埃納司徒先生來了。

茂雪黛絲 我們什麼客都不見。

（僕人躊躇着，似乎是在等候還有別的吩咐）

布里安（對茂雪黛絲）我求你——

茂雪黛絲（作手勢，意思是指沙佛羅）你已經聽見——（對僕人）不要讓他進來。（僕

人下）

布里安 這種辦法可阻不了他。——他現在的情形沒有一樣東西能阻止他。

貝彼得 我去對他說——（茂雪黛絲作手勢止住他）

僕人（上） 太太，埃納司徒先生一定要進來。

茂雪黛絲 他絕對不能踏進這間房子。

僕人 太太，他早就進來了。

貝彼得（向前） 那麼你應該——

僕人（鞠躬） 先生，我以為這不是聰明的辦法。

貝彼得（作威脅狀） 那麼，讓我去——

僕人 先生，請你原諒，我以為這辦法不成。

茂雪黛絲（發怒） 叫他走。如果他不肯——（埃納司徒出現於門口，僕人疾趨前。）

貝彼得（續完茂雪黛絲的話） 那麼，請他進來。

僕人（宣佈） 埃納司徒先生。

布里安（輕拍貝彼得的肩膀，表示嘉許） 好傢伙！

（埃納司徒入，手拿帽子，臂上搭着一條旅行長氈。）

茂雪黛絲（對埃納司徒） 我吩咐僕人——

埃納司徒（激動地） 不要責備他們——他們野蠻無禮待——什麼人都可以想像得到。

——既然我已經進來了——請你吩咐他們領我去見蒂娥多拉。

茂雪黛絲 不成，埃納司徒。

埃納司徒 爲什麼？

茂雪黛絲 如果你剛才瞧見沙佛羅——

只彼得（頷首） 一點不假。

埃納司徒 我不怕沙佛羅——我不認識這個人——也許我用這種態度對付他正適宜於他。

今晚——在我的世界中——只有三個人，——只有朱禮恩，帶娥多拉和我三個。——在我

與他們兩人之間，無論什麼人都不能插進去——就是命運之神也不能！

貝彼得（和解） 但是，埃納司徒，你明白——你現在的地位——你不考慮一下——不考

慮你自己的性命以及別人的性命嗎？

埃納司徒 貝彼得，可是——我已忘掉一切值得考慮生存的東西了。——我自己並沒有錯

處，——可是榮譽，友誼，愛護——一切都消滅無踪了。——再沒有什麼東西——正像他說

「真的沒有什麼」——

茂雪黛絲 埃納司徒，留心——不要讓沙佛羅聽見！

埃納司徒 啊，他一定會聽見的——而且聽得很清楚！——布里安必定也知道！——這扇

門雖然可以堵住我，卻不能堵住千萬人的嘴——

茂雪黛絲 他們已經——知道了嗎？

布里安 他們自以爲知道——一切事情，——什麼地方都知道這樁事。

埃納司徒 但是，各有各的說法，沒有一處說得對！他們說蒂娥多拉嫉妒另外一個女人，使朱禮恩向我挑戰。他們是從旅館賬房那裏打聽得來的！——又有人說——朱禮恩在我的房間裏當場捉住他的妻子——於是我當着她面前殺死他。——又有人把我形容得像是一個刺客，——說我們——我和朱禮恩——好像兩個正派紳士一樣的決鬪起來！——只有少數人確實知道事情的真相。——啊，不錯！據亞弗里滋的助手說，——我很遲的才到出事地點去，——並非是有事耽擱，也不是害怕，——只是爲了留戀於蒂娥多拉的溫柔鄉裏——

茂雪黛絲（轉向布理安，好像是希望他證明事實） 啊，不是吧！

（布理安點頭表示「一點不假」）

埃納司徒 不錯，在這種印象之下，只要他們一開始濺潑那譏諷的污泥，就可以令一個無辜的女人和兩個崇拜她，愛護她，尊敬她的男子都改變了原來的宗旨。——這許多謠言會使我像小偷一樣，不敢回頭的逃之夭夭。——（用堅定的語氣）唉，叫蒂娥多拉出來，——不然，就領我去見她！

貝彼得（向門走去） 好吧，媽媽。

茂雪黛絲（止住貝彼得） 等一會——埃納司徒，你只要見到她就滿足了嗎？

埃納司徒 當然——（好像是疑心她話中有意）但是——我——

茂雪黛絲 你肯安安靜靜的離開這裏嗎？

埃納司徒 不先去見見——朱禮恩？

茂雪黛絲 不——不要見朱禮恩。

埃納司徒 爲什麼——我——

茂雪黛絲（規勸） 譬如這是蒂娥多拉的意思？

埃納司徒（堅決） 成，——只要是蒂娥多拉的意思。（請求貝彼得）那麼，貝彼得。

（貝彼得望望茂雪黛絲，徵求她同意）

茂雪黛絲（領首） 只要說我要見她。（貝彼得下）（對埃納司徒）你要讓我先同她說話？

埃納司徒 成。

茂雪黛絲 讓我和她單獨在一塊？

埃納司徒 依你。

茂雪黛絲 你一定要服從她的意思？

埃納司徒（神經質地） 成，——成，——

茂雪黛絲 你當着布里安上尉面前——答應——

埃納司徒（粗野地） 成，成，成——什麼都成，——什麼都成，——什麼都成！——我

只要見到她！

茂雪黛絲（指着陽臺） 到那裏去，等我喚你才進來。

(埃納司徒和布里安同走出陽臺)

貝彼得(入) 她來了。

茂雪黛絲(朝埃納司徒所在處點頭) 你沒有告訴她——

(布里安入)

布里安(拉着貝彼得的臂膀) 貝彼得，讓我們去勸勸他？

(布里安與貝彼得同下)

蒂娥多拉(匆匆忙忙走近來) 朱禮恩——他更不好了嗎？

茂雪黛絲 不——也許——稍爲好一點——

蒂娥多拉 你不騙我？(茂雪黛絲點頭) 我可以去瞧瞧他嗎？(茂雪黛絲不答) 茂雪黛絲

你問過沙佛羅？——

茂雪黛絲(點頭表示「是」) 我問過他，但是他——不許。

蒂娥多拉(激動地) 他不敢不許，——他一定不——

茂雪黛絲 蒂娥多拉，朱禮恩的生命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他相信你和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打斷她的話) 不，不對，——沙佛羅才相信這樁事。——他把我和朱禮恩隔

開，——所以他不明白真情。

茂雪黛絲(懷疑) 真情！——今天你幹嗎要到那裏去？

蒂娥多拉 你告訴我朱禮恩要到那裏去，——他們也許會決鬪，——我很害怕——恐怕他
有什麼三長兩短——

茂雪黛絲（強拗地） 你指朱禮恩嗎？

蒂娥多拉 當然囉，我是指朱禮恩。

茂雪黛絲（尖聲） 那麼你不關心——那一個嗎？

蒂娥多拉（好像是自探其意似的） 什麼——我不知道——

茂雪黛絲（動氣） 啊，不錯，你——你知道！

蒂娥多拉（好像是突然明白真相一樣） 不錯！你說得不錯，——我也擔心他，——因

爲——

茂雪黛絲（表示不相信的神氣） 啊，不錯，——

蒂娥多拉 不！——只因爲我想到他們兩人——我的丈夫同——另外一個人——要爲我而

決鬪，——我心身兩方面都痛苦極了。——我並不是那種女人，讓男人——好像野獸一樣——

互相殘殺；——就是與亞弗里滋——與那魔鬼決鬪，我也不願意！——我不許埃納司徒決鬪，

——可是現在——現在——他——非——殺死——他不可！

茂雪黛絲 蒂娥多拉，他已經殺死了亞弗里滋——

蒂娥多拉（微笑） 真的？（茂雪黛絲點頭表示「真」）（得意非常）我早就知道他會！我

早就知道他會！

茂雪黛絲 你說起來簡直就像是——像是——

蒂娥多拉 怎麼！你仍然不相信我？

茂雪黛絲 瞧你多驕傲——

蒂娥多拉 誇耀他的勇敢，當然囉；——還有他的靈巧，——爲朱禮恩拚命——

茂雪黛絲 也爲了你！他爲你而決鬥。

蒂娥多拉 不，並非爲我——而是爲了一個女人——在他面前當衆受辱。那些粗鄙的言語

敵不過緊握着的拳頭。誰不這樣做？——（帶仰慕的神態）有誰像埃納司徒不這樣做（轉身

背向茂雪黛絲）

茂雪黛絲 瞧你多麼得意忘形——

蒂娥多拉 得意忘形！

茂雪黛絲 是的！你的聲音，——你頰上的紅雲，——你嘴唇的顫動，——只要一提起他

的名字，眼睛便柔情萬分的流起淚來。——蒂娥多拉，你愛他！

蒂娥多拉 不，不，不，一千個不！——

茂雪黛絲（注視她）我警告你，——你可要當心你自己，——你正處於進退維谷的地步

哩。

蒂娥多拉 那麼，你就冷眼瞧着我滅亡！（茂雪黛絲作分辯狀）你假裝警告我，實在是強迫我，把我推進陷阱裏；否則你爲什麼要在我耳旁聒聒不停地說這種謠言，——說這種「你愛他」——「你愛他」——的謠言。——啊——你多狡猾，——慢慢的——令我自己相信我不愛朱禮恩，我愛上了另外一個人，——我對此必定要拚命的抵抗。——因爲你，我才要提防我自己——而不是爲了他。因爲我對於他，除了真摯的友誼之外，就從來沒有作過非非之想。

茂雪黛絲 真的？

蒂娥多拉 我從不說謊！這是真事。可是天知道，你們還是無止境的猜忌狐疑，——警告我們有危險，我們自己連做夢也沒有料到哩。——你們使我們置身於猜疑與不自信的迷霧中，以致我們連自己的靈魂也瞧不清。（瘋狂地）茂雪黛絲，你儘管守着這謠言，結果總有一天你的謠言會不攻自破的。

茂雪黛絲 你瞧，你自己也不能確定哩！

蒂娥多拉 當然，我是——

茂雪黛絲（走向她身旁）也是爲了他？

蒂娥多拉 不錯。

茂雪黛絲 假如你剛才瞧見他——聽見他的話，你就不會這樣說了。

蒂娥多拉 他在那裏？

茂雪黛絲 就在這裏。——他每一句話每一個表情都活現出來——他愛你！

蒂娥多拉 不會，不會，絕對不會！

茂雪黛絲 如果你聽見他——你就不會疑心——

蒂娥多拉 那麼讓我愛我好了，我可不愛他！——他去了嗎？

茂雪黛絲 他在等你——就在那外面等你。

蒂娥多拉（向陽臺門口前走一步回轉身來） 不，告訴他離開此地。他在這裏也實在惹禍

惹夠了。叫他走吧，——我從今以後不再見他。

茂雪黛絲 如果你真是不愛他，那麼，你自己去對他說好了！

蒂娥多拉 好，——你瞧着吧，你瞧我要對他說什麼。（茂雪黛絲走到陽臺門口，招呼埃

納司徒進來）

茂雪黛絲（對埃納司徒） 你不顧我的吩咐硬要走進來——你不理我的勸告，堅持要見蒂

娥多拉。——我相信她一定會使你後悔此舉。

（室中各人皆默默無言。埃納司徒顯然是等茂雪黛絲走開）

埃納司徒 最好是讓我和蒂娥多拉單獨在此。

茂雪黛絲（並沒有出去的意思） 是因為蒂娥多拉有話對你說——

埃納司徒（打斷她的話） 因為我有話對蒂娥多拉說。——（鞠躬請茂雪黛絲出去）請

你——

茂雪黛絲（懇求蒂娥多拉） 蒂娥多拉？

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讓我們兩人——單獨在一塊談一談。

蒂娥多拉（猶豫了一會） 依他的意思吧。

茂雪黛絲（責備地） 你在他手上就像是一塊洋臘。

蒂娥多拉 你就可以分明！

（茂雪黛絲下）

蒂娥多拉 埃納司徒，我希望你立刻就離開此地！

埃納司徒（迷惑地） 那正是她的計劃！——你攆我出去！但是，蒂娥多拉，那不是出於

你的自願？

蒂娥多拉 絕對是的，——我希望你走，——我們兩人一定要永遠不——不再會面。

埃納司徒 唔唔，當然，——不錯，我知道——（作懇求狀）可是，蒂娥多拉，不要取這

種態度；——不要取這種態度。

蒂娥多拉（用較溫柔的聲音） 真的，你明白……

埃納司徒 不錯，你討厭我，——我就像是你家中的魔鬼。——但是等我見過朱禮恩，

——同他說幾句話，——然後再攆我吧。

蒂娥多拉（激動）見朱禮恩！不成，——絕對不成。

埃納司徒 只說一句話，請他原諒我，——並且向他辭行。

蒂娥多拉 不，不，不成——你不可以去見朱禮恩。

埃納司徒 蒂娥多拉，——（指着朱禮恩的房門）要我永遠就這樣——離開他，——我不

是懦夫——我知道怎樣容忍，但是我受不了這種情形！——我不能！

（向朱禮恩的房門走去）

蒂娥多拉 我不許你！

埃納司徒 你不許！他們早就知道——他們早就知道我會屈服於你，——我會答應你的請

求。——好吧，那麼蒂娥多拉，你——請你去——替我帶一句話，——只要一句話，那就是

朱禮恩的信任。

蒂娥多拉（站立，頭垂下來，好樣是羞於回答一樣）不成，——不成——，我——

埃納司徒 你不肯嗎？——蒂娥多拉，即使你恨我，——請你發點慈悲——可憐——

蒂娥多拉 可是你也得可憐我，如果你不能走過這門檻，那末我也何嘗不是——

埃納司徒（驚愕）蒂娥！

蒂娥多拉 他們不讓我親近他，就像我身上有毒似的。

埃納司徒 是誰的主意？——誰——沙佛羅？

蒂娥多拉 是的，是沙佛羅。

埃納司徒（厲聲） 我們一定要去見他！——我們一定要去見他！（拉她的手）來吧。

蒂娥多拉（連忙縮回手） 你幹嗎？——

埃納司徒 去見朱禮恩，——我們兩人——

蒂娥多拉（瘋狂似的） 不成，不成，不成，——他們說——那會要他的命。

埃納司徒（固執地） 不是，——那只是他們造的謊話，說這會傷害他，使他痛苦！我們要以真誠感動他，予他以新的力量和勇力。

蒂娥多拉（離開他，憂鬱地搖搖頭） 他不會相信——他不願意聽。

埃納司徒（更興奮） 他一定會相信！儘管不用說一句話——他也会明白真相。來吧，蒂娥多拉，無論什麼我都願意遷就，——我都願意服從，——只要讓我在離開此地以前——（半跪下）我求你——我求你——（直立，改變語氣）我命令你——

（正當埃納司徒向蒂娥多拉說出這句激憤的話的時候，沙佛羅出現於通朱禮恩寢室的門

口）

沙佛羅 你這王八——（向前恐嚇埃納司徒）誰敢放你進來。

埃納司徒 沒有人，——我自己硬走進來的。沙佛羅先生，我想——

沙佛羅（打斷他的話） 你想告成你那奸詐的成績。——你知道有什麼——

埃納司徒 「沒有什麼——真的沒有什麼！」我一定要打破這個難關去見朱禮恩，我可以向他保證。

（埃納司徒向朱禮恩的房門前走幾步；沙佛羅以身擋門，堵塞去路。）

沙佛羅 滾開！我勸你——滾！

埃納司徒（頑硬） 除非是我見到朱禮恩——同他說過話——

沙佛羅 爲什麼？有什麼事？要完成亞弗里滋替你開端的工作嗎？你嫉死神光臨得太慢嗎？（埃納司徒作分辯狀）你的心跳一下就催他快走一點！快一點！快一點！快一點！——你們倆竟這樣急不能待就要住在一塊嗎？

埃納司徒（靜默了一會） 目前——在這裏——我不願以牙還牙。爲了你的痛苦，——爲了你對朱禮恩偉大的愛情，我原諒你。——你可以無所顧慮地隨意罵我，——但是對於這位傷心的女人，至少你應該可憐她。

沙佛羅（走到右方電鈴旁邊） 我只要你們兩人——（作驅逐狀）滾出去！滾出去！——

不然，我要——（按鈴）

埃納司徒 讓我先見見朱禮恩。

僕人（入對沙佛羅） 先生，有什麼吩咐？

蒂娥多拉（鎮靜） 沒有什麼，——弄錯了，——沙佛羅先生沒有喚你。——（僕人出）

在這裏——（對沙佛羅）只要朱禮恩一息尚存，我就是這個家的女主人。（對埃納司徒）不要走。

沙佛羅 你用你的權力來威脅我！——你侮辱了這個家！——你忘了——全靠我的容忍，全靠茂寧黛絲替你求情，——才讓你留在這裏。——不錯，你是這裏的女主人！——哼，不獨是他要滾蛋，連你也要跟着一同滾蛋哩。你——（接着說出一句話，聲音低微得只有蒂娥多拉能聽見）

蒂娥多拉（好像被人摑了一下，向後退，帶痛苦與恐懼的語氣）啊，朱禮恩！——（兩

手掩面）

沙佛羅 現在，你可以走了吧？

埃納司徒 等你跪下向她告罪，我再走。（抓住沙佛羅，像要強迫他跪下）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最末一句話，——跪下——

蒂娥多拉（夾在他們中間調解）不，不，不，請你們——不要這樣。——朱禮恩會聽見

——（埃納司徒放鬆沙佛羅，把他摔開一邊）（蒂娥多拉把埃納司徒從沙佛羅身邊拉開，懇求

他）埃納司徒，——我求你——走，——請你走——

埃納司徒（固執）不成，——除非是先讓我見到朱禮恩——

朱禮恩（在寢室中說話的聲音）讓我出去——我聽見他們——我告訴你——

茂雪黛絲（亦在朱禮恩寢室中說話的聲音）不成——你一定不可以——

（朱禮恩入，茂雪黛絲跟在後面。他面呈死灰色；兩眼興奮得發光。茂雪黛絲企圖最後一着遏阻他。他粗野地推開她。）

（布里安和貝彼得自陽臺外走進來）

朱禮恩 讓我出去，我說——

（前走幾步，注視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他們二人並肩而立，呆望朱禮恩。）

朱禮恩（痛苦地）照常一樣！在一塊兒！——我知道我聽見他們。——（對茂雪黛絲）你還說不是哩！（悻悻然）幹嗎人人都要欺騙我？——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誰阻止你們——你們這兩個叛徒！你們咒詛——

（朝他們前走一步，作威脅狀，但是搖搖欲倒，身體倚靠鋼琴藉以為支持。）

沙佛羅（連忙走過去扶他）朱禮恩——親愛的兄弟——

朱禮恩（溫柔地）唉，沙佛羅，你是真心待我，——是不是？他們不忠於我，——是不是？——他們欺騙我！——不費力的就把我騙上手，是不是？——他們利用我的信任——我的可憐盲目的信任。——瞧，（柔弱無力，指着他們）在一塊，——常常——在一塊！（埃納司徒和蒂娥多拉兩人立刻分開）他小心的很，——不讓我瞧見，是嗎？（蒂娥多拉向他們前走一步，——慢慢地，畏縮地——然後止步）走近一點！走近一點！

（蒂娥多拉伸手作懇求狀，但不敢走近他）

蒂娥多拉 朱禮恩！

朱禮恩（作手勢命令） 到這裏來！這裏來！我命令你到我懷中來！（蒂娥多拉衝向前，投入朱禮恩懷抱中。朱禮恩如瘋狂的抱住她，帶勝利的語氣向室中各人）你們瞧——她是我的！畢竟你們可以說——她是我的！（對蒂娥多拉撫摸她）告訴我——你是我的？

蒂娥多拉 朱禮恩，當然是的。

朱禮恩（把她推開一點，注視她） 你說謊——你說謊！

蒂娥多拉 真的！

朱禮恩（重把她拉回懷裏） 我可以壓死你，——悶死你，——這本來是你應得的報應——。

沙佛羅 不錯——一千倍應得的報應。

朱禮恩 但是我要瞧着她，——我要瞧着她，——我會經常這樣望她，——可是現在我沒有力氣了。（突然一陣瘋狂，隨後即恢復鎮靜）此外——（指着埃納司徒）還有一個罪犯，——一個真正的叛徒。——（作命令狀）到這裏來！走近一點！（埃納司徒走到他面前，承認——你欺騙我——）

埃納司徒（態度從容——幾近乎冷淡） 朱禮恩，沒有其事。

朱禮恩 你敢抵賴，——一點不慚愧的——否認全世界的議論！

埃納司徒 朱禮恩，世界造謠——我的話才是真的！我可以賭呢！

朱禮恩 憑什麼賭呢？

埃納司徒 以我的名譽——

朱禮恩（打斷他的話，挖苦他） 他的名譽！（對其餘各人）你們聽見嗎？——憑他那

尊貴的——名譽！

埃納司徒 那麼，以我父親的——

朱禮恩（兇惡地） 住嘴！我不許你——好像你——你們兩人——污辱我一樣的——來污

辱朋友的名字。

埃納司徒 啊，朱禮恩，我情逾手足的朱禮恩，那麼，我應該憑什麼發誓？憑什麼神聖的

（朱禮恩作手勢，令他住嘴，埃納司徒轉向蒂娥多拉。） 蒂娥多拉，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向他證明？

朱禮恩（對沙佛羅） 瞧！他們竟正明大當的，——當着我面前——互相磋商哩。——用

不着偷偷摸摸的通信——密封的信——

埃納司徒（用驚異的眼光望着蒂娥多拉） 蒂娥，告訴他，你信上寫些什麼。

朱禮恩 啊，我知道——約定好——在他家裏——幽會。——（對沙佛羅） 兄弟，你猜得

不錯。——當時我應該拆開來——

埃納司徒 啊，但願你瞧見它！——（向蒂娥多拉乞援）蒂娥多拉，告訴他——

朱禮恩（令他們緘默） 騙人——還要騙人？一個情人的不二法章！啊！我現在完全明白了——（一手置眼前，好像是要證實他的想像）

蒂娥多拉（輕撫着朱禮恩） 不，不，朱禮恩——發熱蒙蔽了你！

朱禮恩（暴怒） 當時我並沒有發熱，——當我碰到你——同他在一起。——那是事實！——你們對不起我，——你們兩人——快認罪！

蒂娥多拉（直望朱禮恩） 朱禮恩，如果是這樣，我的手還能安然不震的攔在你手上嗎？我的眼睛還能這樣接觸着你的眼睛嗎？

朱禮恩（推開她） 當然囉，——正因為你恬然不知恥——你水性楊花（蒂娥多拉絕望地轉身朝着埃納司徒；兩人互相交換着獨立無助的眼光。朱禮恩如瘋如狂的注意他們相合的視線）（粗野地）瞧！當她轉望着他的時候，他的眼光充滿戀愛之光，——而他的眼睛裏也閃着光；（把手放在埃納司徒眼上）——並不是眼淚上發出來的光。（悻悻然握着埃納司徒的手腕）認罪！

埃納司徒（幾乎是冷淡的態度） 要我承認一件謊謬無稽的事，——不成，朱禮恩。

朱禮恩（威脅地舉起手臂） 那麼，我要殺死你；因為你欺騙我。

埃納司徒（跪下） 好吧，朱禮恩，殺死我吧，但是請你先原諒我！

朱禮恩 請我原諒——那就等於承認。

埃納司徒 原諒我——使你受一切不幸與痛苦！——然後——

朱禮恩 不成，你不能以死來躲避良心上的責罰。——活着——你一定要活着——靠着上帝的幫助——我要用我的刀——在你額頭上——刻上羞恥的記號——讓人人都能瞧見它！現在用我的——

（他在埃納司徒面上猛擱一掌。埃納司徒驚恐畏縮的大叫一聲。脚步無力地向後退去，繼而身體直立，舉足向前作恐嚇狀，好像是，要回手一樣。）

蒂娥多拉（驚呼） 埃納司徒！

（埃納司徒一聽見她的叫喚，立刻止步，雙手緊握，好像石像一般呆立着。朱禮恩在打埃納司徒之後，即搖搖欲倒，身體全靠倚着鋼琴，才不致於跌倒地上。在他搖擺的時候，沙佛羅和布里安連忙上前攙扶他，拉着他朝房外走。蒂娥多拉攔住埃納司徒，不讓他追隨朱禮恩。）

朱禮恩（衰弱無力，瞪着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二人，向他們走去） 不成——我還沒有對他們——

沙佛羅 讓我處置他們——處置他們——

朱禮恩（走到門口；朝後望） 在一塊！——照常——在一塊

（布里安扶着他，齊下）

（埃納司徒，呆若木鷄地站着，望着朱禮恩的背影，好像是給剛才的一掌打昏了。）

蒂娥多拉（跟着朱禮恩） 朱禮恩！（當她走到門口時，沙佛羅轉過身來。）

沙佛羅 不成！（向茂雪黛絲和貝彼得作手勢，二人一同走進朱禮恩的寢室裏。）

蒂娥多拉（懇求） 真的，我可以——

沙佛羅（狂暴） 不成！

（把門關起來留她在外面）

（蒂娥多拉回至埃納司徒身旁。兩人皆默然互相注視約有數秒鐘之久。）

蒂娥多拉 這是發熱時的瘋狂現象，——那一拳——你一定要原諒他。

埃納司徒 我愛他，因為這一拳——這一拳解決了我的餘生。——只是留你一個人在這裏

孤獨地和這些鐵石心腸的——

蒂娥多拉 你交到那裏去？——你去幹嗎？

埃納司徒 難道還能有什麼事等我去做嗎？

蒂娥多拉（驚懼） 你不是——

埃納司徒 受了這一掌之後——你不用想我再能活下去！

蒂娥多拉 你要自殺——（戰慄）絕對不可以！不可以！（痛苦）不成！爲了我，命運之

神竟把一個人送上死之途——並且還是無緣無故的，無緣無故的，無緣無故的！可是以後一定不會有這種事了。（作命令狀）你留下，——留在這裏，——在我眼前，——直到這件不幸的事告一段落，——或者——來——（拉他的手，埃納司徒縮回手）

埃納司徒 你要我到那裏去？

蒂娥多拉 去見朱禮恩。——我要帶你去見他——

埃納司徒（驕傲地） 我不去！

蒂娥多拉 真的——和我一起。——到最後光芒把靈魂引導至造物主之前的時候，他一定會明白真相。——他一定會把真相告訴我們。（埃納司徒搖搖頭）

蒂娥多拉 他一定會告訴我們。

（埃納司徒勉強由她領着，朝朱禮恩的寢室走去。在他們還未到達門口的時候，房門突然打開。）

沙佛羅（在門檻上） 你們打算到那裏去？

蒂娥多拉（稍向後退） 去見朱禮恩。

沙佛羅 絕對不可以。

蒂娥多拉 沙佛羅！——這是我的權利。

沙佛羅（帶有韻律的聲調） 在這間房子裏你已喪失一切權利了。

蒂娥多拉 但是你應該讓我去見——我的丈夫。

沙佛羅（兇惡地） 啊，當然可以。（開開門）你可以明白你究竟幹了什麼好事？

（蒂娥多拉越過他，站着凝視房內，久久不止；其後突然痛苦萬分地，哇的一聲向後搖搖欲倒，跪下，把頭藏在臂膀中。）

沙佛羅（站在她面前） 現在——你可以滾出去了！（呼喚）貝彼得！

貝彼得（與茂雪黛絲同入） 嚶，爸爸——

沙佛羅 我怎樣吩咐你。

貝彼得 可是爸爸——

沙佛羅 把這個女人趕出去。（貝彼得猶豫不決）（用較大的聲音）你聽見我的吩咐嗎？

貝彼得（驚懼，求助於茂雪黛絲） 但是媽媽寧願——

沙佛羅 既然你不願意——那麼叫下人去辦吧！（向大廳走去）

茂雪黛絲（厲聲呼喚，沙佛羅遂連忙止步。） 沙佛羅——要知道蒂娥多拉曾經是朱禮恩

的妻子！

沙佛羅 啊，你還要對這種東西講仁義道德哩。好吧，依你的意思，讓我自己來——

（迫近蒂娥多拉）

（正當蒂娥多拉自朱禮恩寢室門口轉身退回的時候，埃納司徒即明白蒂娥多拉呼喊的原

因他呆若木鷄的站着，茫茫然凝視着空間，好像是一尊不省人事的塑像一樣。——及至沙佛羅迫進蒂娥多拉，他立刻一躍而起，隔在他們中間，舉起兩臂，憤怒得發抖。）

埃納司徒（聲音憤怒欲哭）你敢！你敢！——你觸犯這個女人——你至死也不知恥，不肯罷手。——你已經如願已償，——已償了你殘忍愚笨的慾望。——你敢以你的愚昧無知，你的卑鄙行爲來侮辱朱禮恩的妻子，——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妻子。他雖然是一個勇敢高尚的君子，但是他不能護衛他的妻子不受你的侮辱。可是你就可以瞧到我要怎樣護衛我的妻子。

沙佛羅（面露勝利的樣子，轉向茂雪黛絲）「我的妻子」，你聽見嗎？「我的妻子」！他們畢竟承認了。

埃納司徒 這件事到現在才弄假成真！這簡直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你們的謠言弄假成真。直到現在纔是真的……假使愛情真佔有我的心，我必定要消滅它。——否則，就在我說出來以前——我必定要消滅我自己。我要把自己的眼珠挖出來，以免因邪視而使我迷惑。深夜捫心，我永遠不承認有不忠於朋友的思想，——到了生命的終點——我們兩人的心雖不免爲感情所震盪，我們總沒有愧對朱禮恩。（轉向蒂娥多拉，伸出雙手）來吧，蒂娥！（蒂娥多拉驚駭地向茂雪黛絲方面倒退）來啊——現在你是我的，我的蒂娥多拉！

沙佛羅 哈，現在是證據確鑿了！一切正如我們所說——正如我們所說的。

埃納司徒（帶着繼長增高的快樂的神情直到說完話。到最後竟感動得帶反抗和勝利的語

調)當然囉，現在你可以如願以償了。——此刻以前，我們從沒有想到我們二人發生了愛情。這位女人靈魂純潔如白日之光——我也是心地光明如青天之明。蒂娥多拉只愛朱禮恩，我是他忠心的朋友。我本來預備對他鞠躬盡瘁至死而已。(高舉一手)朱禮恩已在我們偉大的主宰之前控訴我和蒂娥多拉二人，我可以對這位主宰發誓。所以現在不同了。可是瞧！我們現在要成全你們的願望，——我們自知犯罪，我們要勇敢的面對着恥辱。現在從已死的朱禮恩身上脫出來的生命熱燃燒着可咀的愛情。——(衝出陽臺，一脚踢開大門)去吧，到屋頂上，到窗口前，對所有的左鄰右里，對着同你們一鼻孔出氣的人，把這樁事大聲宣佈出來！對他們說：「不錯，我們說得不錯，——蒂娥多拉和埃納司徒果真是情人。現在他們居然不知羞恥的直認不諱了！」如果他們問你誰促成此事，——促成這種天下奇聞的醜事，你可以回答他們：「那是你們促成的，——我也有份，——還有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也有份。」總而言之，我們大家都有份，各地方的人都有份！我們散佈了一種精微的毒素，把牠混合在空氣中，於是這兩個人呼吸了之後，便天良泯滅，靈魂麻木起來。不錯，你得勝了，——你那魔鬼似的工作已大功告成！蒂娥多拉，來吧，(挽着她)他們把你賜給我，——我神聖的愛人——我永恆的生命。從今以後，你可以在我懷裏安息，——我可以緊緊的抱着你。——他們強迫我們這樣，公平無私的上帝來爲我們評理！

(最後一句話聲音激動如雷鳴。就在此時埃納司徒和蒂娥多拉二人向門口走去。)

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丁第三四四九號審查證

